

PL 3090 JFeng

JFENG

蕉風

双月刊

472

BULANAN CHAO FOON (Dua Bulan Sekali Sahaj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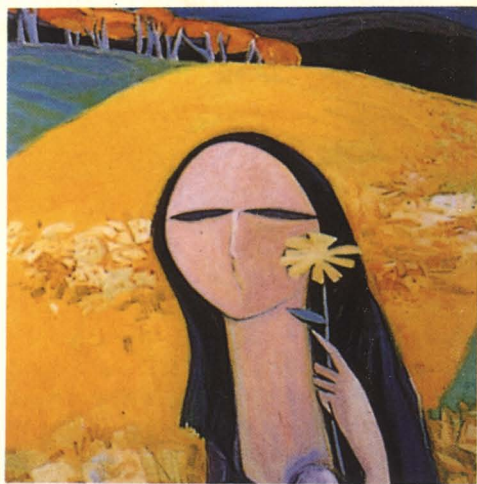
MEI / JUN 1996

九六年五、六月号

RM1.50

PP 595 / 12 / 95





晨间

帆船在海岸线外轻移
移出港口，有几只黑鸦
沉默地睨视船上的烟囱
黑雾吞吐，一朵朵白云
自海岸线外轻轻推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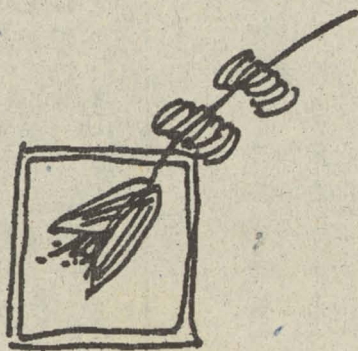
这时帆船在海岸线外
快速从视角消逝
晨间的音色轻轻推移
又仿佛完全静止
偶然低下头，浪花翻滚过去
鹰隼的眼角终于露出些许温柔
回首抚慰，冰冷的脚趾
脚趾与脚趾间的记忆

辞 别

起初他想象
那烟囱的黑雾来向他辞别
短暂而悠长
告别晨间，过去的岁月
如翻滚的浪花
在脚趾与脚趾间溜达
在掌心错综纵横间无处遁逃
他和他晨间享有的梦
完整地衔接下午另一道防线

文 / 张光达

图 / 张耐冬



本地色彩

关心本刊的读者会发觉，最近一、二年来出现在《蕉风》的名字有不少是海外的文友。关于这一点，我们有一点点话说。

首先，我们非常诚恳的向这一些常常写稿支持《蕉风》的海外作家致以万二分的谢意。他们的积极反应，不但使我们的稿源不会断绝，更因此可以有机会发表有分量的文章，让本刊生色不少。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大陆有不少大专院校成立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部，他们的学生与指导老师都很积极的研究马华文学，写成论文寄来本刊发表，无形中就填补了本地评论文章的空缺。

《蕉风》一向是以本地创作为主、国外文章为辅。过去如此，未来应该也是一样。我们一向强调，没有门户的成见，只希望有机会读到好文章。因此想借这个机会，再次呼吁爱好写文章的朋友把最满意的作品寄给我们。如果《蕉风》渐渐失去本地色彩，那可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局面呀。

今年六月一日，我国的文坛前辈韦晕先生不幸去世了。韦晕先生以扎实的文学创作立足于马华文坛。他那种孜孜不倦、埋首创作的态度是我们应该深思和学习的。

蕉風

编辑顾问：白 垚
 郑良树
 梅淑贞
 紫一思
 曾梅井
 编辑：姚 拓
 许友彬
 小 黑
 朵 拉

编辑部、出版：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Sdn.Bhd.,
 6-10, Jalan T.P.K. 1/4,
 Taman Perindustrian Kinrara,
 Puchong, 58200 K.L.,
 Malaysia.

经销处：

马来亚图书公司

Malaya Book Co.,
 6-10, Jalan T.P.K. 1/4,
 Taman Perindustrian Kinrara,
 Puchong, 58200 K.L.,
 Malaysia.

怡和书局

Ipoh Book Co.,
 75, Jalan Market,
 30000 Ipoh.

友联书局

Union Book Co. (Pte.) Ltd.,
 Blk.231, Bain Street,
 #03-59,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0718.

紫竹茶坊

Purple Flute Sdn.Bhd.,
 10-D, Jalan Masjid Negeri,
 11600 Pulau Pinang.

目 录

【彩色文章】

辞别
 在南京路上
 彩色影子

张光达 封面内页
 秦 林 封底内页
 回 流 封 底

【编辑人语】

本地色彩

编 者

【评论】

神思与沉思
 ——论诗人、学者陈慧桦的创作道路
 谈梁放的小说
 华文教师
 ——推动华文文学发展的重要角色

宋永毅

彭志恒

蔡师仁

【诗】

周若鹏诗七首
 求职启事
 死在梦里
 茺萋
 仿佛一尾蛇

周若鹏

回 流

林俊欣

一 下

吴震寰

【小说】

象征

吴尔芙作

陈美龄译

模仿

胡利欧·柯达萨作

纪大伟译

公园之延续

胡利欧·柯达萨作

洪 凌译

梦

李国七

凤凰旗袍

孙 珙

三叔

凌鼎年

猫事

凌鼎年

将军与亭尉

凌鼎年

【散文】

黑色幽默手记

王德志

寻常巷陌

张先瑞

姐姐！亲爱的姐姐！

余 虹

——病逝一周年纪念

柏杨与香华的来信

【封面图画】

换季

杨 雷作



神思与沉思

论诗人、学者陈慧桦的创作道路

文 / 宋永毅 图 / 张道兴

陈慧桦或他的原名陈鹏翔，无论在台湾、马华文坛还是在中西学界，都早已是一个众所注目的名字。作为一个读者熟稔的诗人，他不仅出版了《多角城》（1968），《云想与山茶》（1976），《板歌》（1973）等诗文集，至今仍诗情未减地频频露面于各报副刊的诗园地中。此外，他还曾是《星座》诗刊与《现代文学》的编辑；师大《大地》诗刊的发起人。他的诗作，曾荣获“五十七年度全国杰出年青诗人奖”。作为一个知名的学者，他学贯中西的学识造诣，以及他在比较文学，神话学，主题学等文学理论上作为国内先行者之一的贡献，更已为中西学人称道。目前，他是台湾师大英文系的教授和英文训练中心的主任。

与那些出身书香门第，秉承家学渊源或负笈欧美，学历傲人的成功者不同。陈慧桦出身在马来西亚吉打居林的一个清贫的农家：“不过才五、六岁，他便跟着父母去田里种青菜，种芋头，是个不折不扣在菜园里翻滚在田畦边长大的典型农家小孩。”甚至因为家境清寒，他中学时代还被迫辍学去集市卖菜。因为他在菜摊边手不释卷，“引来了很多世俗人的嘲笑。”^①

中学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同时得到了“日间师训”（培训小学教师）与台湾师大英文系的录取通知。陈慧桦毅然远涉重洋去了台湾。这一抉择改变了他的一生：使他最终成为第一批我国自己培养的比较文学博士和有相当成就的诗人，教授。陈慧桦走过了一条崎岖艰辛，不同寻常的成功之路。谈及以往人生路中的波折与跋涉，他总是毫无悔意地淡然一笑：“年青人应吃点苦头，才能了解生活的意

义”。^②

无论是陈慧桦诗人、学者双重身份的创作道路，还是他作为一个坚韧不拔的学子的成功之路。对他个人来说正是“生活的意义”所在，对文学研究和创作论来说，他的作品和他本身都提供了一个极有意义的精神本体和研究客体。

上篇：神思于诗的王国

如果说因一首诗都源自于诗人的一次心灵的震颤，那么每一部诗集无疑是诗人的一个人生驿站。出版于1968年的第一部诗集被命名为《多角城》，诚如陈慧桦所言：“我携带着农村社会的单纯气质，来看多角的现代社会，文化，以及在这种形态下的人类生活，一切反应都是未经筛选的强烈与真挚。我面对着用金片砌成的知识的、艺术的城，心里只感到惊愕。”^③——一句话，巨大的城乡反差孕育了他爆裂喷薄的诗情。如果我们联想到六十年代的台北在神奇的经济起飞中跃入世界性的现代都市之列，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也正在这座多角城中方兴未艾，激摩交荡；而年青的诗人因为他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的专业，又日夜浸溺于从艾伦坡（E. A. Poe），波特莱尔（Baudelaire）到艾略特（T. S. Eliot）的诗海之中，并为沙特（Jean Paul Sartre）和卡夫卡（Franz Kafka）的现代哲学所震撼颤栗的心灵，那么，这部诗集无疑又是更大更深背景上的中西文化冲撞的产物。

如同波特莱尔笔下的巴黎是一个妖冶淫荡的艳姬，艾略特诗里的现代社会如

一片灵魂空虚的荒原，陈慧桦视国中的“城市意象”也完全是一种使人沦落的“性”（诱惑、欲望、沉沦、颓废……）的感官变形体。在陈慧桦的诗里，整个世纪都已在性交中泊进了象征女人双腿的“V形的海湾”：“一阵神秘的剧烈痉挛后，世纪已抛锚在V形的海湾”（《世纪泊进了V形的海湾》）。现代人脑中的纷乱意象，全是：“阴房，子宫，血”，他们的灵魂更完全“崩溃在苏珊的酥胸”（《沦落》）；他们的眼里，到处是“波浪的胸脯下的裙子以及丝袜的黑”（《那只黑猫》）。陈慧桦决没有嗜痂成癖地热衷于这一类波特莱尔式的“性”意象，而是借这些迷乱的意象向现代化都市中人性的沉沦投去他浪子式的反叛一瞥。

揭示现代都市，即现代文明对人性异化是陈慧桦的第二组“城市意象”。在他笔下，整个城市生活如同“无以遁居的钢的赤裸……/蜗居的神农氏的幽灵/只懂得爬在钢柱与钢柱森森与森林的对角线上卵卵太阳”（《多角城》）。在为现代文明之光普照的“太阳城”里：“炎黄裔推着战车从光芒中赶来/贩卖爱情、青春、流言、毒素以及血以及战争”（《太阳城》）。如同陈慧桦所言：“当我们发觉现代人的白昼只是静态数字，无休止的机械动作与冲击，夜晚疲惫的脑子只求冷饮，各种广播工具与眼目器官的刺激表演，已取代了一切，现代人还有什么心灵可讲？”因而，诗人深深地感到：“我们不能不对人类在文明的机械齿轮下碾碎的影子作一番思索。”^⑩——由此，由一颗骚动反叛的年轻诗魂奏出的反人性变形，反人性异化的乐曲便成了陈慧桦诗作第一阶段的主旋律。

陈慧桦的第二本诗集《云想与山茶》（1976），出版于《多角城》问世的八年后。这八年中，他因忙于学业，有时一年只能作三、四首诗。张汉良对他这二本诗集的区别作过如下概括：“第一阶段是年少春衫薄的少年初看山水，从自我出发，移情作用强烈，可称为移情的现实，诗作的面貌明朗。第二阶段从现实出发，是学院诗人对外在、内在世界的沉思与反响，是为批判的现实。”这一概括虽不细致，但大体不差。陈慧桦在回顾自己这一阶段创作时也谈到：“文学创作是对人生的诠释，由于是对人生作诠释，所以诗人对人生的态度应是严肃的”，要有“使命感以及对真理之执着”。^⑪

出现在《云想与山茶》中的新意象之一便是这类执着于真理，背负使命感的形象。例如，在《一元论者》里，我们看到了荆轲（“风潇潇兮易水寒/域外的步伐是抛物线的”）；在《意象No.1》里，我们看到了坚韧不拔的朝圣者（“我呼你以窈窕之姿/在把钵者软步而过的恒河岸上”）；在《囚犯日记》中，我们还看到了百折不挠的孙悟空（“我是千疮百孔的高加索/伟大不会在莹地萌芽/我的躯体是脱不尽的苍白/在五指山镇压下/等待辉煌”）。无论是诗中的意象还是诗后的叙述者的形象，都已充满了成熟的力度。既有“云想”式的对信念的憧憬，又有“山茶”般的对人生的坚韧。

与此有关另一组意象似乎是成熟的作者告别和嘲讽的不成熟的“少年”。在Irony of Love中，作者近乎自嘲地写道：“风流过、云轻轻流过/十月的唇红/贴在古典的天外/我驻足、留连而且沉醉。”在《星期日》中，叙述者又一次反视自

身：“我转身瞥见一个清瘦的影子／一种怯然一种无奈”。此外，《祭十八岁》，《一个黄昏》，《我们去潇洒》也从第一、第三人称变换的叙述角度对少年学子的种种心理幼稚病作了不无善意的耶揄。这里的告别，耶揄，嘲讽，固然溶合了陈慧桦自身的感旧；但更主要的是对某些带普遍性社会心态的观照与批判。

尽管

因为学术研究占据了陈慧桦的大部分时间，使他一直无暇顾及他第三本诗集的出版，但他从未辍笔停止过他的诗歌创作。伴随他近年来风尘仆仆地奔走于新马、欧美与中国大陆的学术活动，他的诗开始具有一种全球性的视野，从而摆脱了单个的“城”与



“我”的意象。1978年5月，意大利总理莫洛被恐怖组织“赤军旅”杀害。陈慧桦立刻表示：“对于时事与环境，让我们有这一代的风，这一代的雅，这一代的颂。”^④他的《致莫洛先生》写道：“你弹孔累累的躯体／一面子弹洞穿的旗帜／骤然升自万千人的惊愕里……／诗人把你升成苍穹里的星座一颗／你安息了吧？”毋庸赘言，

陈慧桦从其深情的笔触写的是人类进步、自由、民主的“风”、“雅”、“颂”。他在美国访学中写的《自由道Freedom Trail》讴歌了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前赴后继的美国独立战争中的人民：“你携带历史的指南／自波士顿广场启航／邵尔将军骑在马背上／号召前仆后继的士兵／向前冲刺还有鼓声动地响。”^⑤当诗人路过故乡槟威海

峡，看到新马一带经济蓬勃发展的景象时，他又不禁“颂”道：“这一道我曾经热烈讴歌过的／隔开半岛与岛屿的海峡／曾几何时／它的西边已架起一道拱桥／是我的伴侣曾经挥汗经营经营过的理想……坐在这轮渡中的各色族群

脸孔／他们曾经那么胆怯怯地希望的／今天还是那么陌生的梦想。”^⑥纵观这一阶段陈慧桦诗风的嬗变，可谓探首域处，视野宏阔。不管是高歌还是低吟，是狂呼疾叫还是曼声细语，是抒人生情怀，或写登山观海，乃至个人私情，都激荡着民主、自由的精神。

即使是初读陈慧桦诗的读者，也会

感受到他诗作浓烈的学院气或书卷气。由于与西方文学渊源极深，陈慧桦的诗无论在主题、意象和技巧上都受到他所推崇的诗人的影响。前文提及陈慧桦笔下有许多波德莱尔式的病态的性意象便是一例。与波德莱尔一样，诗人喜欢运用这种令人惊讶的形象组合，正是要刺激他憎恨的现代文明的弊端，从而一倾胸中积愆，感到一种宣泄的快乐。在具体意象上，陈慧桦以“黑猫”（《夏天那只黑猫》）象征性与爱，使人油然想起爱伦坡；他以“云雀”象征理想的追求（《给云雀》），又何曾使人忘却雪莱？

论及技巧，陈慧桦自言：“为了达到艺术上的效果，在技巧上我是一个变形虫。我用叙述的语言、象征的语言、抒情的语言、梦的语言……至于直喻、隐喻、对衬等等技巧，更是随时运用，为的是想取得行与行、段与段间的节奏感，以及全诗的某种特种的效果。”^⑤由于用了那么多杂陈的技巧，陈慧桦的诗自然有朦胧晦涩之嫌。但即使读者不能完全理解诗中的每一句的确切涵义，但陈慧桦的诗总能以其奇特多变的意象，或幽抑或炽烈的节奏，或阴鹭飘渺或明快奔涌的章句，在整体上，情绪上感染读者，震撼他们的心。这一特有的光、色、音组合的整体感染性，大约正是诗人所求的“某种特种的效果”吧？

陈慧桦的诗大量用典，古今中外，骚赋诗词，无一不进入他的诗歌。从好处说，他的诗溯本求源，涓滴均有来历。不少中西典故也大大加深了他诗蕴积的厚度与力度。从坏处而言，用典很难得其神味而不露形迹。如罗门在评陈诗过多用典时言：“虽可收到一种至为‘方便’的出

奇效果，但过多，往往反而在诗中形成一层‘知识’上的障碍，影响艺术的美感活动。”^⑥

如同任何成功的文学创作都有它的优点与缺点，长处和短处一样，陈慧桦的诗作同样以他持有的成功与不足构成了只属于他的，极为个性化的诗作——而文学批评和研究所看重的，正是这种不泛同于他人的艺术个性和特点。

下篇：沉思在学术殿堂

与充盈弥溢在他诗作中的生命的张力和神思的奔涌不同，学者的陈慧桦在他的论著里灌注着凝想的沉与折理的精致，以至许多读者在看他的论文时竟错以为“他是一个女学者”。自1976年他的第一本批评集《文学创作与神思》问世以来，他已有《从比较神话到文学》（1977），《主题学研究论文集》（1983），《从影响研究到中国文学》（1991）等八种论著相继出版，从多方面构筑了他作为一个在中西学界都有相当知名度的学者、教授的地位。陈慧桦曾自叙创作和学术冲突之苦：“我是一个喜欢创作的人。创作的心灵感跟文学批评的心灵正好相反：一种是以心感物，一种则必须进入文字里去体会作者是如何感物。一个人要同时运用这两种心智活动是不太容易的……不过以一个有创作经验的人来写评论有一个好处就是，他能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但有一先决条件就是，他必须受过充足的训练。”^⑦作这一如是观，陈慧桦以其特有的禀赋才性，走通了一条不易的创作道

路。

值得一提的是，在陈慧桦正式以“文学批评新锐”闯入文坛之前的一段不短的时间（自1970至1973年间），他曾自甘寂寞地耕耘在翻译的园地中。从《苍蝇王》（1970）到《戏剧与戏剧性》（1973）他共出版了六部译作。这些西方文学与文学理论作品的扎实翻译，其实正是一种如他所云的“充足的训练”之一，给了陈慧桦一个“入乎其内”的机会与过程，并使他自己在文学理论上的“出乎其外”，有了一个喷薄欲出，水到渠成的孕育。

论及陈慧桦对文学理论的贡献，人们便会油然想起他主编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一书（1976，与石添洪合编）。如同这本在中国比较文学界一而再三地再版的论著的标题昭示，陈慧桦从一开始便

跻身于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创立筚路蓝缕的前行者之列。收入这本文集中的他的论文《文学创作与神思》，是最早用西方文学理论来比较研究刘勰的《文心雕龙》的论文之一。他作于同一时期的《从中西观点看刘勰



的批评论》，《庄子的词章与雄伟风格》，以及《中西文学里的雄伟观念》，更显示出“对于现代中国文学批评与术语的建立，陈慧桦有他的构想”。

什么是陈慧桦的构想呢？熟悉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史的读者们都知道，他是提出“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的最早倡导者之一。他在《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一书的“序”中写道：

“我国文学，丰富含蓄；但对于研究文学的方法，却缺乏系统性，缺乏既能深探本源又能平实可办的理论；故晚近受西方文学训练的中国学者，回头研究中国古典或近代文学时，即授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由于这授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而其授用亦往往加以调整，即对原理与方法作一考验，作一

修正，故此
种文学研究
亦可目之为
比较文学。
我们不妨大
胆宣言说，
这授用西方
文学理论与
方法加以考
验、调整以
用之于中国
文学的研究，
是比较文学
中的中国派。”^①

尽管对什么是“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

在中国文学理论界至今界定不一，聚讼纷纭，但这面大旗的最初揭橥，和理论探索基点的建立，却正在于陈慧桦“第一推动”的不没之功。

纵观陈慧桦所编著的比较文学与其他理论著作，可以清楚地看到又一特点：他的每一论著都着力于搜集论文，其重心即放于此中国派上，其目的即展示此中国派的比较文学的面貌及其成就，以供进一步发展的参考。④“——这里，我们又不仅看到了一个文学论家的洞察，更清楚地看到了一种开风气，集大成的文学史家的眼力与胸襟。”

《从比较神话到文学》（1977），

《主题学研究论文集》（1983）——这两本在中西理论界为人熟稔的，由陈慧桦编著的论著，又正标示了他在文学理论上的另外两项倡导者之功：神话学与主题学。自1973以降的八、九年间，陈慧桦共发表了十余篇英文论文，其中“A Cross-Culture Study of the Myths of Fire”（1976），“Aspects of Autumn in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1981），“Chin and the Tradition of Literary Melancholy”（1980）等，均是为学界称道之作。自屈原《九章》和宋玉《九辩》始，中国文学中即有“悲秋”的特殊文学传统，但很少有人系统地搜集与疏理这一传统的源流，并用主题学的方法系统地加以研究。在陈慧桦的上述英文论文与其中文论文“悲秋的传统与衍变”中，⑤这一原型意象从古文字学，古典诗词史，现代语法学等多种层面得到剔精入微的分析。加之与英国诗人纳西（Thomas Nashe），胡德（Thomas Hood）等诗作的比较，这一原型如同演绎成一个特殊的文学传统，又如同在宇宙的悲哀、社会和政治

嘲讽这三个层面上发展，以及中国“悲秋”主题比西方更伤感沉郁的原因都一一得到了诠释。这种高水平的研究不仅在当时是凤毛麟角，即使在今日中国的文学理论教科书里，为陈慧桦开创的中国文学中的“悲秋”意象的研究，仍屡见不鲜地作为经典性的范例引用，由此也可略窥这一研究惠泽后学之一斑。

事物发展中质与量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量的扩张往往带来质的飞跃，广度的绵延伴随而来的也常常是深度的挺进。在陈慧桦数十篇英文论文里，“火神话的交叉文化研究”（A Cross-Culture Study of the Myths of Fire）⑥即是一篇颇有历史文化穿透力的佳作。运用马林夫斯基（Malinowski）神话学的分析原理，陈慧桦究根究源地追溯到上古神话，自《易经》中的“离”（八卦之一）考察起，下继三皇五帝的传说，并横向上与古希腊“火”的神话分析比较，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普罗半修士（Promethens）的功能在中国文化中为三位都与‘火’有关的古帝共同代表：伏羲主要是一个知识以及火种的播散者；神农氏是农业与医学知识的传送者；燧人氏则主要是一个火种的传播者。”陈慧桦在严密的分析后认定：“中国的火神话比西方更具有人类文明发展的努力”。即使陈慧桦的论述戛然而止于此，他的探索也已贡献了前人所未曾提供的新东西，然而他没有止步，而是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中进一步纵横捭阖。自上古神话里的火神祝融、回禄，到《封神演义》中的赤精子，罗宣、刘环，着力挖掘了中国“火神”仁慈的人文精神。接着，他又从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约公元前390-314）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歌德、拜伦的有关盗火

者普罗米修斯的作品；直至英国诗人雪莱的诗剧《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给西方“火神”一个轮廓性的理论勾勒。在中西“火神”的精细比较研究中，陈慧桦再一次肯定的中国“火神”为社会苍生的人文主义倾向。在一篇英文论文中进行如此气度恢廓，博采广搜而又不失剔微抉隐，洞蕴烛幽的比较研究，除了学贯中西的渊博学识外，更凸现出了陈慧桦作为一个学者审慎严谨，一丝不苟的治学风格。

除了在比较文学、主题学和神话学方面的造诣，对于台湾的现代诗评，陈慧桦也决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作为一个知名的学者教授，陈慧桦的文学批评带有浓丽却并不失于呆滞的学院气。他有意识地运用多种西方现代批评理论多维地剖析作品，从而使他评论的字里行间闪烁着理论的凝重底色。例如，他的《从神话的观点看现代诗》从神话学的角度诠释现代诗，而《现代诗里的时代社会意识》则转换为社会学的透视。又如，他的《论罗门的技巧》带着淡淡的新批评的印记，而晚近发表的《姚拓小说里的三个世界》却又明显

地通过主题学的视角逼近作品。对于这一独特的批评方法，陈慧桦称之为：“能够多用一种方法或观点来看文学，就象人多长了一只手或一对眼睛，能给他带来无限乐趣。更重要的是，在新观点和新方法之导引下，我们常常能发前人之所未发，给作品带来新的生命和境界。”

妙哉斯言。

从一个清寒的农家子弟成为学贯中西的诗人教授。自在台北出版第一本诗集和拿下第一个比较文学学位，陈慧桦在他创作、研究的双轨上已披星戴月、餐风饮露地跋涉了近三十载。他仍在不倦地前行：新的诗集、新的论文集正在出版印刷之中。记得歌德的评论拜伦创作道路时有言，不仅要把拜伦当作“人”，还要当作“英国人”和“有特殊才能”的人^⑩。套用这一分析，陈慧桦无论作为一个“人”，一个才情洋溢的“诗人”，抑或一个学富五车的“学人”，都为他的创作道路增添了独特的色彩，构成了不同于他人的研究价值。

注解

①②《巴刹卖菜不忘诗书，陈慧桦苦学成教授》，载《中国报精品副刊》，1989年9月23日。

③④《写在〈多角城〉前面》，《多角城》，台北星座诗社1968年版，第5页。

⑤《蜕变的纳西斯——陈慧桦》，载《云想与山茶》，台北国家书店1976年版，第2-3页。

⑥《自序》，载《云想与山茶》第2页。

⑦载《联合报·副刊》，1978年5月23日，第12版。

⑧⑨陈慧桦《不算旅游诗六章》，载《星洲日报·文艺春秋》，1995年7月11日。

⑩《写在〈多角城〉前面》，《多角城》第2页。

⑪罗门《评〈多角城〉》，载《多角城》第7-18页。

⑫《文学创作与神思》，台北国家书店1976年版，第1页。

⑬⑭《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5年版，第1-2页。

⑮《蕉风》月刊1990年3-4月，第23-35页。

⑯载Studies in English and Linguistics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第91-114页。

⑰《歌德谈话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4-65页。

文 / 彭志恒 图 / 江懿亨

谈梁放的小说

德国剧作家、诗人和文论家席勒在他的《诗之天真与感伤》一书中将作者分作两类：一类是“天真的”，一类是“感伤的”。按照他的意见，“天真”的作者将自我完全溶入自然，其作品中全无创作主体之形迹，凝定为作品的作者之“我”的悲欢愁悦就是自然（即世界）的状态；而“感伤”的作者则正好相反，他始终隔膜于自然，并为找不到自然而感伤，其作品只不过是作者“我”发表意见的一种工具。很难说席勒的这一分发是对还是错，但至少我们可以肯定，他的方法不但很有趣，而且也是有效的。当我们审度一些海外作家创作的时候，这种方法的方便之处就会自行表现出来。脱开席勒

分类的倾向性（他偏爱“天真”型的作家），我们会发现，我们手头儿的马华作家的确可以区分作这样两类：一类是，作为创作主体，他们始终是作品之无形但可被清楚地意识到的主宰，他们与世界（自然）的关系是主动与被动的关系，是解释与被解释的关系，不管他们怎样地把世界理解成一种主动的吞噬和营造的力量，他们笔下的世界从更高的意义上讲都是被动的、外在的。另一类则是，作者之“我”自行消解为笔下的艺术世界，二者完全合一，不存在主动与被动的关系，世界完全处在一种自动的状态之中；成熟期的梁放就是这样一位作家。

和韦晷、梦平、魏萌一样，梁放也是一位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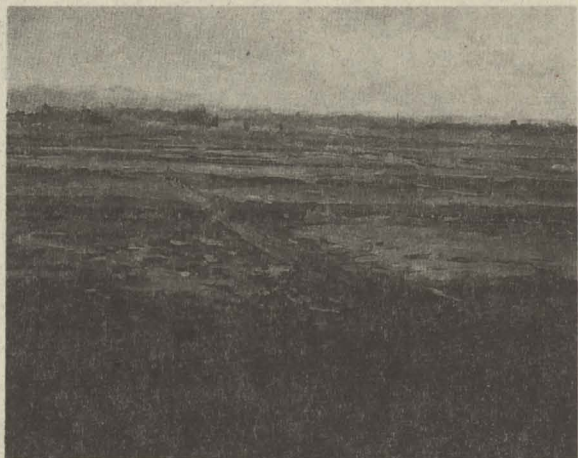
土作家。他的小说多取材于东马砂捞越的乡间生活，写那里的平常人生和平常感情。作家把当地人、本地景以及古朴独特的民俗有机地融为一体，使其作品具有强烈的本地色彩和浓郁的乡土气息。看他的小说，读者会不自觉地溶身（思加情）于一幅幅充满南洋情趣的生活图画，获得无限美感。作家也正是在处理这一类题材的创作中，化身于席勒所说的“天真”境界，从而去完成向短篇小说表现力极限的挑战。

对于任何一个作家而言，选择适合自己的题材都是至关重要的，独特而恰切的选材是其创作个性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而这又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必须申明的是：

所谓选材并不是流俗意义上的“选择题材”，实质上，题材具有绝对的不可选择性；准确地讲，选材是指作家审美化的总体精神活动的整个过程。）梁放的情况也是这样。收入《烟雨砂隆》的《腊月斜阳》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是作者根据他留英期间的所遇所思写成的一篇反映英国老年生活的小说，也是作家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作品中，作者描写了一群每逢圣诞便聚集到“我”所寄宿的那家旅店过节的老人的生活。小说中，作者对笔下孤单寂寞的英国老人寄予无限同情和无奈的理解，使作品具有一种以淡淡感伤而使人动心的内在品质。这种感伤就其本质而言是对西方人伦常生活的一种忽即忽离的拒斥，而在另一方面，作者又无法彻底“消灭”他对西方文明——包括西方人的伦理生活——的认可，这就使《腊月斜阳》表现出一种探索、比较东西方伦常观的意向，从而使小说具有了两种并行而相背的因素

——拒斥与认可。总体而言，《腊月斜阳》是一篇好小说，但它所包含的两种相背的创作意向多多少少表明了作家处理这一类题材的不甚得手。

《腊月斜阳》之后，作家创作的选材方向发生了变化。梁放的本职是土木工程师。绝大多数情况下，他的工作现场就



是工程所在地。这使他有时间和便利更广泛地接触和了解整个砂捞越社会。因而，很自然地，作家把笔触转向了乡土世界。这一转向所收获的第一篇作品便是《烟雨砂隆》。这篇小说最初发表于《国际时报》的“星期文艺”上，是作家根据他1982年在砂捞越沿海小镇本达（PENDAM）的工作经历写成

的。小说写的是“我”的同事卢因抑郁而孤僻，进而冒险去长屋寻欢而葬身江浪的故事。在小说中，作者塑造了几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卢是其中着墨最少的一个，然而却是最成功的一个。他个性很强因而显得不太友好，他对污浊不堪的社会有种种内在的反叛因而不被接受，故而郁郁寡欢。他挣钱，攒钱是为了能和一个他所爱的女人结婚。他在听“我”讲了依班女人的传说后，便默不做声地去长屋找依班女人寻欢。他不是着意于放纵，而是寻找安慰，因为他在他的周围找不到关爱和温暖。他不满，他排斥，他反叛，然而他毕竟是一个小人物，于是便只好静地来，默默地去。卢这个形象的美学内涵是传统的批评模式无法把捉的。它没有什么所谓的社会意义，也不是什么典型，与“积极的”、“向上的”信仰更无关涉，但它的确有着极大的魅力。它的形象是如此鲜明以至于读者可以忘掉“我”和欧，但却不

会忘记卢。

严格地说，卢的抑郁和死亡并不是小说的主题。构成《烟雨砂隆》的主题的是“烟雨砂隆”之“烟雨”，是情绪化了的的人事和景物，是情绪化了的整个人世：或者干脆地说，《烟雨砂隆》的主题就是一种“畏”的情绪以及隐藏在这种情绪背后的人对死亡的理解。整篇小说都笼罩在一种阴郁而冷戾的氛围中，作者几乎调动了全部艺术手段来营造这一氛围，写黑暗，写风声，写江浪，写阴森森的天空，写这种环境中人的错乱的心情，而卢的死则使这种氛围达到极点。小说中真的与假的、实的与虚的、人的与神的完全合而为一，从而创造了一个完整的对日常现实有着极强的否弃力量的艺术世界——“烟雨砂隆”，它使人自然地想到《百年孤独》的“魔幻现实”。

单就《烟雨砂隆》所写的人事而言，这篇小说固然算不上乡土文学作品。但如果我们把《烟雨砂隆》看成一个完整的自在的艺术世界（当然这是一个怪异的世界，这种怪异就其本质而言是对现实

世界的日常性(EVERYDAY-NESS)的叛逆)，并把其中的人事看成这个世界的一般构件而不是象传统批评思路那样把人事看得高于一切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这篇小说中，人事就其自身所是者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家笔下的砂隆河的烟雨风浪和远处依班人的长屋及其恐怖的猎人头的传说，而小说中的人物在情绪化了的自然景物和本地人文环境中已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已被“乡土化”了。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认为《烟雨砂隆》标志着梁放的创作题材转向乡土。

在彻底转向乡土题材之前，作家又经历了两个短篇的徘徊，这就是《炎午》和《花非花》。《炎午》写的是暂来当地工作的两个工程人员黄文和何成的工作的不顺心以及他们与上司的摩擦。两个人物个性都很鲜明，黄文凡有不遂意只会生闷气，是个“佛教徒”，但“佛”得不够彻底，而何成则是个较为爽朗的人。另外还有一个着墨不多的洪先生，是他们的老板，他口是心非，唯名利是图，没有一点良知。这三个人

物编织了一个令人感到压抑的、无头无尾的故事。如果把《炎午》看作一篇情绪化小说，它是一篇成功之作；它既保留了作家创作的主观性，又创造了作品的感染力。《花非花》写的是李平以他二十岁的真诚“玩”了一次女人的故事。李平内向、忧郁，在一次酒后糊里糊涂地花了100元钱和一个女人上了床。他是真情的，不想玩儿，而那个游妓作为一种社会成分却必然地将那种行为规定为“玩”。当李平通过小陆知道她是一个妓女并得知小陆和她睡觉只花了30元之后，他便拼命洗牙。实际上，他要除去的并不是女人的唇膏抑或香水味，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对他之真的侮辱。

《花非花》也是以隐在的压抑、郁闷来感染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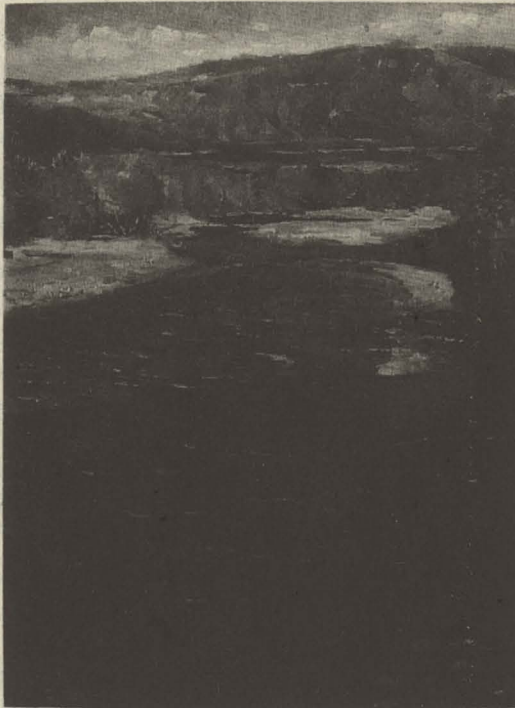
我们可以把《烟雨砂隆》、《炎午》、《花非花》这三篇作品视作一类。三者的一致性不仅表现在（一）它们的题材都来自作家不断游移的工作经历和当地的自然、人文环境；（二）它们都是比较成功的情绪化小说，作品中既保留作者明显的主观性，又不失之作为艺术品

的完整性；而且更重要的是，（三）它们都或强或弱地反映出作者不自觉的向乡土题材转向的倾向。固然，小说中的人物、事件从社会学的角度讲不能算作乡土成分，但实质上，在作品文本中，它们是被乡土化了的。作者通过情绪化了的景物描写和对当地人文环境的情绪化处理使它们具有了一种“乡土”意味；同时，这也正是《炎午》、《花非花》所讲的故事无头无尾的原因：作者根本就不是在讲故事，而只是在讲述人物在乡土环境中的一个心理时段，人物只是乡土环境的一个注脚儿。

止于目前，梁放所创作的最具魅力的作品都是乡土之作。这至少说明作家在乡土题材那里找到了最适合表现其艺术生命的具体形式。而美丽的《温达》和动人的《龙吐珠》则说明，经过《烟雨砂隆》等三个短篇的徘徊之后，作家彻底走向了乡土题材。在那个既神秘，又清朗，对所谓的人类文明既钟爱，又拒斥其对人之本性的褻

夺的乡土世界里，作家发现：文艺精神不是一个传说，而是现实。

《温达》最初发表时的名字是“森林之火”，是一篇获奖作品。它讲的是十年前“我”与温达相处的一段故事。起初“我”对他不喜欢甚至反感。他做饭不讲卫生，待人不懂文明社会的规矩。后来，



他救了“我”一条命，“我”对他的看法开始好转。而当“我”得知他在二战中冒着生命危险救了两个素不相识的外国人

时，“我”完全喜欢上了他，并产生了敬仰之情。作家笔下的温达，大体而言，是这样一个人物：他没有沾染文明教化遗留下来的任何恶习；他淳朴得象一个孩子；他的善良属于人类的元初；他体现着人之生的最高境界；他与那片乡土完好合一，完整地体现着那片乡土的基本精神——善。《温达》的主题是善，但这个善不是人们常说的伦理之善抑或人情之善。这里，作家探讨的是一个更为一般更为普遍的问题，即作为“生活世界”之本质的善，以及这个善与文明教化的反差。温达救的两个人当中有一个是作战时负伤脱队的日本人，他救他的当时完全知道这样一个常识：日本人是整个世界的敌人。他之所以救他，完全出于人之为人对死亡的元初的理解：“我不能看着他流血到

死”；当他决定救那个日本人的即时，他以他单纯的良知（INTUITION）否定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逻辑，这本身正是对人类

文明生产的垃圾——堆积如山的教条的一种不自觉的弃离。作品中“我”起初与温达的不和谐实质上是文明与元初之间的隔膜，“我”后来对温达的敬仰和怀恋则是文明对元初的隐隐约约的呼唤。可见，《温达》所关涉的是元初之善与文明教化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这乃是乡土文学的理想。小说中，作者没有刻意采用对比手法，而对比却是《温达》的基本特征。事件发展的前后，人物心理的反差，文明与元初、都市与乡野的交锋，善与伪善的对抗，这一切都是对比。对比在这里不是一种技巧，而是一种现实。

《龙吐珠》最初发表在《新州日报》的“文艺春秋”上，也是一篇获奖作品。小说讲的是这样一个令人缅怀的善与悲的故事：“我”是一个当年来南洋谋生的华人与一个当地依班女人所生的孩子。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天，华人父亲决计离开“我”和印代（依班语，母亲）回唐山去。华人父亲在唐山早有妻儿家室，而且也并不爱“我”和

“我”的印代，虽然印代默默地爱着他。父亲走后，印代忍受着一个女人、一位母亲能够忍受的全部痛苦抚养“我”长大。印代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把“我”送进寄读学校，在学校里，“我”开始知道有一位依班母亲不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于是，印代每次来校看“我”，“我”都不高兴，不要她带来的东西，赶她快走，并且跟同学说那不是“我”的母亲。印代是爱“我”的，因为“我”是她的儿子；但“我”不爱印代，印代也知道儿子因有她这样的一位依班母亲而羞辱。后来，印代在“我”拒绝与她联系的多年之后，默默地离开人世。她留下的木箱里藏着“我”儿时的玩具和父亲的一张照片。

梁放笔下的这个故事是极其感人的。它不应该简单地被理解为“悲剧”。它蕴涵着许多悲剧这个概念无法含括的内涵。小说着力于关涉的既不是民族矛盾，也不是某些其他的社会关系，而是善——母性、美——女性和真——人性以及这三者在现实伦理世界中的被戕残。印代这个形象恰好是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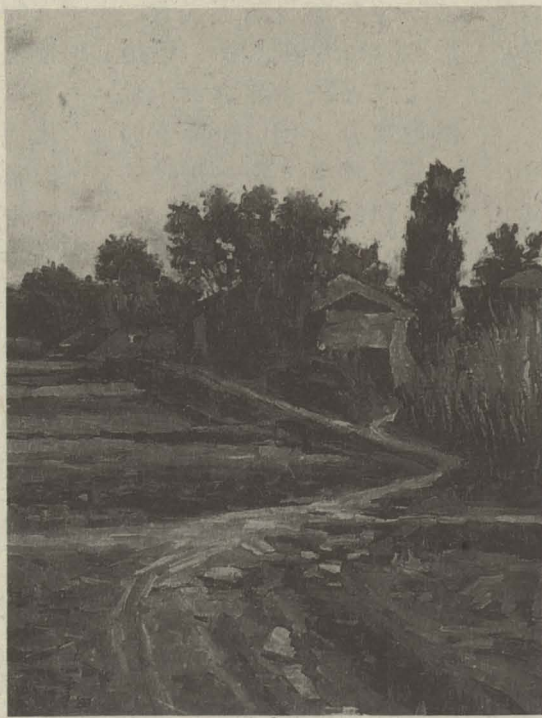
这一切的完美统一。准确地讲，《龙吐珠》讲的是一个女人和一位母亲的永恒的故事。作为一个女人，她是美的化身，作为一位母亲，她是善的化身，而作为二者的统一，她是以生命形式存在的真。作为女人，她爱她的丈夫，这个丈夫既不是华人丈夫，也不是马来丈夫，是她的丈夫。而她的这种爱偏偏又以“丈夫”前面加了“华人”两个字而宣告缺失。作为母亲，她爱她的儿子，同样，对儿子的爱也因“儿子”前面加了“依班”两个字而告割残。人物的艺术魔力就来自她接受这两种残缺不全的爱并以自己的生命使之完美化而成为她整一而又真实的世界，她留下来的那只装有“我”儿时的玩具（母性——善）和丈夫的照片（女性——美）的木箱（人性——真）就是这个世界——一个统一了善美真的世界。

《龙吐珠》和《温达》标志着梁放创作的走向成熟，即作家审美化的总体精神活动形成了坚实的个性。在这两篇小说中，《烟雨砂隆》那一类作品中的情绪化描写消失

了，体现在人物、事件处理中的乡土化努力不再需要了，萦绕在小说中的主观性不见了，其创作主题完全化身为乡土社会及其中的人物、事件，使作品中的乡土题材成为灵肉统一的完整的艺术世界。

收入台湾出版的《世界中文小说选》的《玛拉阿姐》也是短篇小说的精品。小说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我”很小的时候，镇上来了一个依班族女孩。她是从家里逃出来的。她用她捡来的本来应该由“我”去捡的三角钱请“我”吃了一顿包子，“我们”便要好起来。后来，镇上的一个经常偷鸡摸狗、行为不端的华人望族老哥儿以收养为名糟蹋了她，并利用她卖淫。镇上的人都明白，惟独“我”和玛拉阿姐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她只知道疼，“我”只知道她流血了。几年之后，她不明不白地失踪了。作者把“我”儿时记忆的碎片补裨到一起，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美和丑并存、美无时无刻不遭到丑的

戕残的世界，读来令人错乱。在这个世界里，虚伪与纯真、狡诈与天真、漠然与无奈、淫邪与童贞、霸道与奴性互相交织，形成一张有弹性又牢不可破的网。玛拉阿姐无力面对那个世界，但她必须面对。她不懂得（因而也就无从谈起反抗）什么是摧残，但她必须接受摧残；在她孩童的、单纯而透明的世界里根本没有“妓女”、“卖淫”这类概念，但那个世界却疯狂地强奸着她。作家的功力体现在：作品中没有批判，没有赞誉，



完全让儿时的“我”去铺展故事。这种淡定的创作心理使我们自然想到MARK TWAIN在HUCKLEBERRY FINN中的创作表现：他不在作品中露面，只是让FINN以一颗孩童的心去感受，去评判，去选择。《玛拉阿姐》中，情绪化描写完全消失，（当然并不是说没有情绪描写，）主观性完全化身为自在的艺术世界，作家的创作是以自身的被创作来完成的。

梁放的乡土作品是美的、动人的。大体而言，《烟雨砂隆》、《温达》和《龙吐珠》、《玛拉阿姐》体现了梁放创作的三个逻辑阶段：转向乡土，走进乡土，溶入乡土。他以他乡土世界的“自然”反抗教化世界的“文明”。

另外，梁放还有几篇针砭世态的小说，如《现代人》、

《朱祥嫂》、《烛灰》、《房客》等，也都是很好的短篇。但与前述篇什比较，它们要逊色许多。

文 / 蔡师仁 图 / 韩彪

华文教师



推动华文文学发展的重要角色

东南亚华文文学已成为世界华文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一支重要的有生力量，它使色彩斑斓的文学世界变得更加绚丽多姿，并因此日益引起各国文学工作者的关注，许多学者和专家已把研究的目光，逐渐转移到这一领域。在中国，研究东南亚华文文学的队伍也日渐壮大，东南亚华文文学作品，包括各种选集、丛书、大系等等接连出版，而且赢得了愈来愈多的读者。毫无疑问，这一切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界同仁的辛勤劳动，以及他们取得的丰硕成果分不开，也与华文的重要

价值日益被人们所认识和承认、东南亚各国政府采取的政策日益开放分不开。可以预言，在未来的日子里，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势头将是不可遏止的。

但是，东南亚华文文学也面临许多严峻问题，这些问题同世界对它的日益关注（甚至有可能将它当成世界文学的热点之一）形成了强烈反差。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特别是这个地区华文文学家理所当然的忧虑。在令人忧虑的诸多问题中，华文文学的“薪传”和“再出发”是特别引人瞩目的问题，而这又同这个地区的华文

教育密切相关。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地区的华文教育曾受到很大挫折，华文文学阵地也因此遭到重创，许多优秀作家封笔改行，报刊、书局很少或不再刊登和出版华文文学作品，原有的作家群和读者群日见缩小。直到今天，由于华文教育逐渐恢复，华文文学才重获新生。但是人们不难发现，现在可以继续在这块文学园地里耕耘的，或可以阅读、鉴赏华文文学作品的，多数是华人的第一、二代，而第三、四代就相当困难了。很显然，华文文学出现了“断

层”，不少华文作家颇有“后继乏人”的苦恼。由于有能力阅读和有心购买他们作品的读者寥寥可数，他们的作品要发表或出版就尤其困难了，因此他们的困惑和寂寞是完全可以想见的。

面临这样的困境，许多有志之士仍不辞劳苦，重新组织队伍，悉心培养新人，举办各种文学讲座、创作比赛，出版文艺杂志和新人新作，以期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出发。这些年来，他们的努力是卓有成效、有口皆碑的。但也不能不承认，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困难局面，光依靠文学界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全社会的重视和支持，尤其需要华文教育界的鼎力帮助，因为华文文学的恢复和振兴，既寄希望于第一、二代老中年作家和读者，更寄希望于第三、四代的青少年。而培养青少年对于华文文学的兴趣和热爱，并鼓励他们继承前人事业的重任，很显然已历史地落在广大华文教师肩上，在华文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他们将不容推辞地扮演薪传人、培育者的重要角色，他们将

道，推动华文文学的“再出发”。

华文教师每天面对的是一群十分可爱、可塑性极强的青少年学生，这些学生正处于发展思维、培养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的最佳时期，教师的言传身教将极大地影响他们的心灵，甚至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他们的人生道路。华文教师如能通过课堂教学和课外指导，坚持不懈、耐心细致地传授华文文学的知识和技能，就不仅有可能帮助学生克服对于华文的畏惧或厌烦心理，而且有可能引发他们对华文和华文文学产生兴趣。当然，我们没有奢望通过华文教师的教学能培养出一批批作家，因为我们深知一个作家的诞生取决于天生禀赋、生活经验、艺术修养等多方面的主客观因素，但我们同样深知，当今许多作家都是因为在学生时代，得益于教师的教诲和鼓励，才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并最终步入文学殿堂的，他们总是把自己的华文教师看成终生难忘的启蒙老师。对于同华文文学发展前

景息息相关的广大读者来说，我们也可以断言，他们阅读、鉴赏华文文学作品的能力和兴趣，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他们学生时代华文教师的培养和教导。

当然，强调华文教师在培养华文文学的后继人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时，我们完全无意将华文教学简单归结为文学教学，相反，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华文教学肩负着加强学生听



说读写能力，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并帮助他们进一步认识及吸收华族文化与传统价值观的重任。我们是在承认这种多重教学目标的前提下来强调文学教学的，而且我们认为这多重目标不能截然分割开，它们是在整个完整的教学过程中实现的。

但是，在如何理解教学过程中的语言教学和文学教学的关系时，过去常常存在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语文教学尤其是海外华文教学就是语言教学，其理由是海外华人学生华文基础薄弱，因此，华文教学的目的只在于培养学生汉语（即华语）的语言交际技能或语感（即语言习惯和语言感受能力），

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目的。他们甚至认为，在教学过程中进行文学教学，不仅不可行，而且有悖于华文教学的目标。这种主张至少有两点偏颇：一是把华文教学的目标缩小为一种单纯的语言技能的培养和训练，完全抹杀了华文教学目标的多重性；二是把语言教学与其他教学对立起来，势必把华文教学当成一些符号的堆砌、分解和组合，把华语变成一些支离破碎的裂质材料，这必然导致学生对华文失去兴趣，增长他们的畏学和厌学情绪。

在我们看来，华文教学中的语言教学与文学教学关系密切、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当然，华文教

学一般从语言教学入手，即必须帮助学生读懂字、词、句，在这基础上才可能谈得上文学教学，如果字、词、句都没读懂，就遑论分析课文表现手法、传授文学常识等等了。但是，语言教学和文学教学又不是截然分阶段进行的，而是应该在从语言教学入手的同时，把语言教学与文学教学结合起来，即应该在字、词、句的讲解中，结合讲解课文的谋篇结构、写作特点，以及文中的人物、事件、景物等等。这样的讲解可以反转过来加强学生对语言的理解和运用能力，所谓“情景教学”事实上就融合了两种教学的因素，这无疑会增加学生学习语言的兴趣。

不过，华文教学中的文学教学和语言教学，在不同年段和不同性质的课文中，其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在低初年段，当学生连阅读都还有较大困难时，应该以语言教学为主，着重于使学生掌握语言、文字、词汇、句子等，培养他们的听说读写能力，教会他们不写错别字，不读错音，书写端正，正确使用标点符号，理解词汇含义，写通顺句子和文章。



但诚如前述，这些语言教学还是要和文学教学有机结合在一起，只不过是它以它为主罢了。到了中高年段，当学生的语言能力有了初步训练之后，语言教学与文学教学应并重，即在继续培养语言能力的同时，应传授文学知识，培养正确的文学阅读方法和文学欣赏、文学写作能力。另外还必须注意的是，在华文课本中，只有那些具有文学性的课文（如新加坡中学华文课本中多数的“讲读课文”和“自读课文”）才可能具有进行文学教学的条件，不能不加区别地要求一切课文都要进行文学教学，都要承担推动华文文学发展的任务。

华文教学中的文学教学，是指在传授语言知识的同时传授文学知识，包括文章的篇章结构、各种文体的特征、各种叙述描写手段、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等等，但这些仅仅是文学教学的基础内容，文学教学如果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是不够的，教师必须在讲解课文时，运用生动的、富有感染力和启发性的语言，帮助学生把握到课文所描绘的形象，带领学生进入一

种特定的环境中（即艺术境界中），使学生对课文所描绘的形象得到一种感性的领会，即把课文描绘的生活画面，所创造的艺术境界或一系列人物再现在脑子里，得到一个具体可感的完整印象，产生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感觉。不仅如此，教师还要引导学生进行情感体验，即让他们体验到作者或课文中人物的感情，从而使他们在情绪上产生激动（或兴奋愉快，或悲哀激昂等），这是文学教学更高层次的要求，华文教学如能上升到这一层面，无疑将有助于华文文学的读者和作者的培养。

当然，引导学生去感受课文所描绘的形象，体验课文所表现的感情，并不是让学生被动“感知”，而是在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凭借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思想感情去进行再创造，即通过想象、联想去丰富和补充课文描绘的对象，把形象重新再现在眼前。所以教师自身在讲授课文时，不仅要带着浓烈的感情去感受课文中的形象和体验课文中的感情，而且要有高度的想象力，对形象进行再创造，只有

这样才可能调动学生的想象力和感情活动，使学生得到与课文所描绘的形象和所表现的感情相通或相似的感受和体验。另外还必须着重指出，引导学生去感受、体验和想象，是和对课文思想内容的讲解分不开的，即上述活动是同教师帮助学生去理解、分析、思考课文的思想内容（通常指课文所表现的文化道德内涵）统一在一起的，离开了理解、分析、思考的感受、体验和想象，经常是肤浅、零碎和不确切的。

课文教学是引导学生对华文文学产生兴趣，提高他们的阅读和鉴赏能力的重要途径，而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重要部分——作文教学，则是提高他们的华文写作能力的有效手段。作文前教师指导学生观察客观事物，组织他们参观、访问、调查，以及帮助他们选择材料、理清思路等等，都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增强他们的写作信心。作文过程中正确的命题和审题，以及作文后教师形式多样、与人为善的批改和讲评，都会使学生对写作产生浓厚兴趣。教师对学生作文

的正确鼓励，对他们点滴进步的热情肯定，都会使他们写作信心倍增。在课堂上朗读或张贴学生的优秀作文，也能极大鼓舞学生的写作热情。许多成名的作家，在学生时代都曾经历过这一令他们难以忘怀的过程，教师作文教学中对他们的想象能力和表达能力的鼓励和肯定，都成为他们日后在文学道路上奋进的强大动力和指路明灯。

除了课堂上的课文教学和作文教学外，教师在课外指导学生阅读和开展相关活动，也是培养未来华文文学接班人的重要渠道。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和课堂教学的需要，有计划有区别地给学生介绍文学读物，正确指导他们阅读，从阅读中吸收、学习前人的写作

经验，并组织文学兴趣小组，经常交流阅读心得和写作体会。另外，可以鼓励学生写日记和读书笔记，举办创作比赛，出版墙报或小型文艺刊物，刊登学

生课外习作。也可以有计划地举办各种讲座，邀请作家报告；还可经常推荐学生优秀习作给报纸杂志发表……总之，采取各种办法，激发学生的阅读和写作热情，必然使他们对华文文学产生浓厚兴趣。

要完成前述的使命，教师本身必须对华文文学充满感情，必须有足够的信心和极大的兴趣，此外还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唯有如此，才可能为华文文学培养接班人，才可能推动华文文学向前发展。如果每一位华文教师都能担负起这一神圣使命，那么华文文学的“薪传”和“再出发”也许就不成问题了。



碧澄新书介绍

1. 《心花·思路》杂文集。碧澄作。
艺青出版社出版。
2. 《祝福》马来文版。鲁迅作/碧澄译。
联营出版社出版。

文 / 周若鹏

图 / 丘瑞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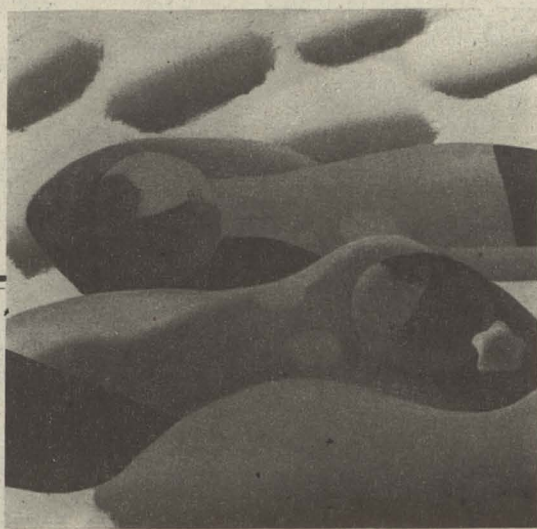
圣诞快乐
新年快乐
安乐开斋戒
屠妖节安乐
恭喜
发财

贺

太馋 囫囵吞史
鸟族遂唯它肥大圆滚
愤怒的记忆却太呛
吞不下的都隔夜成
穷追喊打的梦魇

而这鸟，飞不起
却能高速奔驰
再不，把头一埋
无此事 无此事

鸵鸟



SHOPPING

免费飞到这里

印度的货物

真的好便宜

香水领带名牌衣衫

手表钢笔金丝眼镜

水晶饰物或路边的手工品

从白领售货员到失业老翁

从高级购物中心到小贩区

挥洒数十美金

我就是皇帝

免费飞回老家

炫耀辉煌的战绩

印度的货物

真的好便宜

才数美元哪尤其巷口那

八岁的处女



东洋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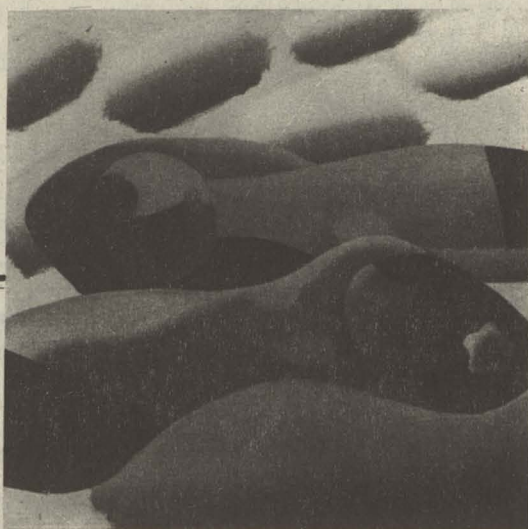
若当年
晃晃三两谎言
 奸臣贼子！
才砍下
然后，不扬威耀武
切菜
不屠城
杀猪
或高价买卖
或作宝物馈赠

今天，许已无所谓
姓江或江村
山或山埔

诗人吟咏后
愈发清丽了

脱俗与否
泥土最清楚

莲



——写给 IRC 另一端，远在纽约的王艳

许是深夜 不太清醒
荧幕的文字后你的影子隐隐
或是键盘上你指尖轻灵的舞步
答答如雨落敲动我的心灵
是怎样的浪漫
千里外仍能感觉你的气息
让我甘心
一醉不起
距离是否障碍我想毋须争议
你的无所不在 正因
你的无形

Macomb, Illinois

注:

IRC, Internet Relay Chat, 是个全球交谈网络, 但
只见对方传来的文字, 不闻其声, 不见其人。

另
一
种
浪
漫



无诗

(一)

你拂袖 一下美绝的动作
竟把日月星辰
尽收袖里
夜因此汹涌而来
被黑暗淹死的意识
漂荡成面目模糊的
浮尸

今夜无诗
想这一生
必也无诗

(二)

也许遗落在草木溪涧
绿茵间嬉戏的精灵偶然拾起
或酩酊于山色湖光一不留心
轻风路过就悄悄捎去
皎月底仍苦苦搜寻
是不是已破碎纷飞成漫天的星星

我背负沉重的歉意回家
才从你舌尖蓦然读懂
我你
原就是吟唱千古不息的
绝句!

求职启事

文 / 回流 图 / 王耀麟



征求天使一名
为睡眠的孩子
守护梦境

虽然不肯定
白衣的
是否天使
会不会偶而
是乔装的
什么人
会不会
偶而天使希望
传统外
的样子

会不会偶而伤心
的天使
希望遇见
守护的孩子



当我啼唱一首如梦令
夜色已经很深很深
尽情涂鸦了我的白昼

你劝我
挑灯看看旧剑的时候
要特别谨慎

我涣散得没有反应
只是钟爱观看
一只只本性难移在扑火的飞蛾
从一个梦魇飘来
又飘往另一个梦魇
许多星散的疑问零落得可怜
无人问津

所有的真理
都埋在一个令人窒息的无形坟墓里
好象猝然嗅到庄周的灵魂
若要开始寻找
唯有先结果了自己

那个无法忘怀的一夜
雾失楼台 蝶迷津渡
不知不觉
蝶翼上浮现
我疑神的容颜

死在梦里

文 / 林俊欣

图 / 邢少兰

芫荽

我是人间烟火中
飘香的诗
少了我
一样你吃得饱
若加上我
咀嚼起来
你会发觉是趣味多么好的
生活

图 / 邢少兰



文 / 一下

仿佛

一尾蛇

仿佛一尾蛇
在眸子里悄悄滑过
我所有的梦 这时候踮起脚尖

摇摇晃晃 我的梦摇摇晃晃
我不知道我这时低声叫了个名字

我友善地睡着
酒柜上 玻璃杯叮叮当当
所有的家具严密注视
一声脆裂 沿杯口升起
一枚枯叶
掉进室内

醒来 我醒来
发现置身边缘 深渊边缘
爱情的秘诀 在渊底
摇曳 象一朵花 摇曳

一尾蛇 守护爱情
不露声色



文 / 吴震寰 图 / 杨煤海

象 征

那山顶一处凹了下去，看来象月球上的坑。那凹处被雪填满，时呈死白，时或晕虹如鸽胸。时而有阵雪落下，但没有复及任何生迹。山，太高了，不适呼息的血肉或复裘的生物。那雪迳是一时闪着虹光，一时血红。一时洁白，依据辰光而定。

坡峭陡落——起先纯粹是岩石，塞着雪；低一点，一棵松吸附一片峭崖，然后是一孤立小屋；然后一碟纯绿；然后一簇蛋壳屋顶；最后，在底部，一个村子，一家旅馆，一间影院，一方墓园——这

教堂墓地近旅馆，上刻众多攀山时翻落者的名字。

“这座山”坐在露台的女士写着“是一个象征……”。她停下，戴上眼镜她似乎可以看到山峰顶。她聚精会神地看，似乎要找出山所象征的。她正写信给住在伯明罕的大姐。

露台俯视这阿尔卑斯夏日胜地，仿如剧院包厢。私人起居室是少有的；所有的戏，包括起闭幕的工作者，都公众演出。都是顷刻不久长的戏；序曲啊，起幕。用来消磨时间的娱乐，很少带出什么结论，比方婚姻；或甚至是

恒长的友谊。总带点什么不可思议似的，它们总是轻飘，没有终论。很少重实体的可被带到如许高地吧。甚至所有房子看来都那么不经用。等到那英语广播员的声音传到村庄，那声音一样变得不真实。

下滑一下眼镜，她对街上整装待发的一票年轻人颌首致意。她与其中一位青年有点关连——也就是说，他的一位姑妈恰是她女儿学校的校长。

她对这些登山者挥手，手上仍然握着笔，笔上仍蘸着一滴墨水。她已写下山是个象征。但象征

文 / 吴尔芙

陈美龄译

图 / 刘庆和

什么？上一世纪四十年代时，两个人就此消逝，六十年代时四个人；前者因为绳断，后者是在寒夜到来时冻死。人往高处爬，这是老生常谈。但在她由视镜望向那人迹未到的高度时，这并不是她心灵的眼要传达的。

她继续写，不合逻辑地。“我不知道为什么想起威特岛？你记得当妈妈快过世的时候，我们带她到那里。我总站在露台上等待船进港，然后开始描述旅客的模样。我会说，我想那一定是爱德华滋先生……他刚下梯板。然后说，现在所有的乘客都已上岸。现在船已掉转回……我从未曾告诉过你——当然没有，你人正在印度且怀着露西——我多么渴望当医生来时，会斩钉截铁地说，她不会再多活一个星期。病拖得很久长；她活了十八个月。这边这座山方巧令我想起，当我独自一人时，我凝望她的死亡也象一个象征。我想着如果我抵达那一点——那时我将得到自由——你记得在她死亡之前我是不能结婚的——这一点就不是山而是

云那样高了。我想着，当我抵达那一点——我从没告诉过人，听来很没心肠似；那必须是最顶端。我想象在峰顶了望四方八垓。我们来自盎格鲁印度家庭，从听来的故事，我想象在世界其它的角落，人们如何生活着。我看到泥屋、野人；我看到象群在池边饮水。我们的叔侄们多半是探险家。我经常也有要



亲身历险的欲望。但是，当时候到来，既然我已订婚良久，结婚似乎变成正事。”

视线越过街，她看到一个女人在露台上掸着

一块席子。每天早晨那女人在同一时间出现。这样近，丢块石子可到她的露台。她们事实上也熟识到快隔街对笑起来。

“这些小村落，”拿起笔她续写，“看来跟在伯明罕的差不多。每所屋子总招待几个旅客。旅馆是挺满的。虽然有些单调，食物绝对是不差的。此外，旅馆当然提供一流的视野。从每一扇窗都可看到那座山。不过话说回来，这里那一处不是这样呢？我跟你保证，我有时真想尖叫。从那家兼卖报纸的店走出来——总是晚了一星期的新闻——总是看到那座山。有时它看来仿佛横在路前方。有时，它雄浑浓云般，只是它永不移动。这儿话题总是环绕着山转，甚至那些为数颇众在此长期疗养的病人，也不例外。总是，山看来多清朗，仿佛就在对街；要不然就是，山看来多渺远，白云一般。

是这样老生常谈。昨晚风狂雨暴，我希望终于有一次山可被隐在风雨背后。然而，当W主教等人运来

箱箱鳃鱼时，他说：看，山就在那儿。”

“我是不是自私？当旁边已有如许多苦难时，我是否该以己为耻？一般过客是不知实情的。此地本住民有很多患甲状腺肿。情况当然可以改善，只要有人有此想法及金钱。当一个人执着于不可挽回的、不愿放手，她是否该引己为耻？当初那山是因地形变动而隆起，现在要摧毁它需另一大地震。前些天，我问店主俄尔·密西瓦，问他近年来这附近是否曾

有地震。不，他说，只有山塌雪崩。山塌雪崩毁掩过一个村子。但他很快接着说，这里毫无危险。”

“此时，写信给你的当儿，我不费劲就可以看到那几个年轻人在山坡上。他们全用绳连结在一块儿。其中有一个我告诉你：你是跟玛格丽特同校。他们正要横越一裂口……”

钢笔从她手里掉落，一滴墨水在纸上流散划开。那些年轻人消失不见了。

夜深时，搜救队找

到了尸体。直到这时候，她才想到露台桌子上那封未完的信。她再次把笔蘸了蘸，添着：“老生常谈的话总应验得快。他们为攀登那座山而丧命……然后那些农民带来春花到他们坟上。他们死是因为想发现……”

看来似乎没有适当的结尾。所以她加上，“关爱给孩子们”，然后签上她的小名。

转载自《中外文学》

出版消息

1. 《生命情结的反思》林幸谦作。
本书以白先勇本身的理论思想，铺以精神分析学说和现代主义理论，架构白先勇的小说世界，研究他的文学主题思想及其深层意义。
2. 《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马来西亚卷）鹭江出版社出版。
内收云里风、碧澄、孟沙、马峇、马汉、驼铃、曾沛、李忆著、甄供、陈政欣等人的自选文集。
3. 《新月》半年刊（创刊号）
主编：郭永秀
执行编辑：秦林
出版处：2, Toh Yi Drive, Singapore 596531.

模 仿

作者简介:

胡利欧·柯达萨 (Julio Cortázar, 1914-1984), 阿根廷作家, 生于比利时。曾经担任中小学教师, 于玻利维亚教书时开始写诗及短篇小说。于古雅大学 (University of Cuya) 教法文时, 曾因反对阿根廷当权者贝隆而遭逮捕。后移居法国, 长年翻译、旅行、以西班牙文撰写超现实小说。文评家多以阿根廷的另一巨匠波赫士 (Jorge Luis Borges) 与柯达萨相比拟, 因为柯达萨作品也泰半具有玄秘特征: 如生死、复活、想象力、追求身份认同等等主题。他的代表作包括《赢家》(Los Premios), 《马努叶手册》(Libro de Manuel), 《某位鲁卡斯》(Un tal Lucas) 等等。

我们是个不寻常的家族。在这个国家, 人们做事都只是为了炫耀, 或只是基于责任感; 可是, 我们却喜欢去做自己想做的工作。只是, 一般的干活还是要去做, 因为模仿完全不能赚钱。

我们有一个缺点: 缺乏创意。我们所想做的每件事, 几乎都是来自于……老实说罢——都是从

著名的前例抄袭来的。如果我们真要创出什么革新的东西, 结果却往往不免是: 时机错误, 人们的惊讶, 以及我们的丑闻。我大伯说过, 咱们就活像是厚纸版做的复本, 差不多跟原版的一模一样了——只差颜色不对、纸质不同, 造出来的产品也就不是原样啦。像我的三妹子还自比为安徒生笔下的机械夜

莺; 这可就真的浪漫得恶心哪。

我们这家人丁不少, 全都住在韩伯特街。

我们做很多事——可是, 想要谈我们所做的事, 却不容易; 因为我们没有工作中最重要的元素——譬如, 在做事时的焦虑与期盼、在工作中比成果更为重要的各种惊奇、灾厄以及徒劳无功 (这种

文 / 胡利欧·柯达萨 纪大伟译 图 / 张雅惠

事可以让整个家象是一座纸牌城堡般地倒塌，让家中只冒出哭号与爆笑声)。就算我告诉你我们所做的事吧，也不能弥补不可避免的空洞：我们有时穷病，有时坐牢，有人死去，也有人（说来真叫人痛心哪）走上正途、出去告密、诋毁家人，也有人走向“不积极的方向”。可是，这些并不代表我们老碰上坏事，我们也不是悲伤得没救了。我们住在一个叫做宁静区的中下阶级地段，我们一碰上机运就干活。我们之中有很多人就是这么想的，而且努力付诸行动。拿绞刑架来说吧：直到现在，还是没有人可以确定制作绞架的主意是那里来的——我的五妹妹说，这是我那些堂哥们的主意（他们都很具哲思）；可是伯伯却说，这是他自己看了间谍小说之后所得到的点子。基本上，这也无所谓，因为对我们来说最紧要的是干活（所以我才这么说），虽然不是很情愿地，可是这样才不会深切感受到雨天午后的空虚。

我家屋前有个花园，这在韩伯特街并不常见。花园并不比一个天井大，但却比人行道高出三

层阶梯，所以正好可以当作展示台，放上绞台再也理想不过了。花园外有高大的铁石栏杆挡着，所以我们可以在里头工作，而把路人一直挡在外头，不会把他们请进来，打扰到我们。“我们在满月的时候动工！”爸爸下了命令。白天时，我们到璜·B·胡士托大道的仓库找来一截截木头铁块；姐妹们则留在家中客厅练习学狼叫——根据小姑姑的说法，绞刑台会吸引狼群、催使狼群对月亮号叫。而搜集钉子以及其他用品的任务，就落在堂哥们的身上了。我大伯画了一张草图，跟妈妈和叔叔一起讨论各种酷刑用具的花样与用途。我还记得，他们讨论到最后，严肃地决定：在这样一座高大的平台上，应该架设绞架以及酷刑专用的刑台和绞轮，留出来的空间则可以用来虐待或砍头。对我大伯来说，这件工程跟他的原始构想一比之下，似乎就很微不足道；可是，我家纵然很有野心，面对

屋前花园这样的规模以及工程材料的花费，还是不能放手一搏啊。

星期天下午，我们吃了肉饺面，便动手进行工程了。我们根本不去理会邻居们会怎么想，可是我们还是清楚知道：那一撮旁观者，还以为我们要扩建一两层楼来加大我家的房子呢。第一位吓坏的邻居是克雷斯塔先生，一个住在我家对面的小老头，他赶来询问我们干嘛建这样一座台子。我的姐妹们聚在花园一角，开始发出一斯斯狼叫声。有一大群人聚过来看了，我们却还是继续工作；所以，天才刚暗下来，我们就已经完成了平台，还做了两座小梯子（因为牧师和罪人要各用一座梯子，他们当然



不可以共用一座)。到了星期一，我家一部分的人又回去做平日的工作，毕竟还是要赚钱过日子嘛，至于其他的人则开始建起绞架；大伯则查看古代版画，想找出刑台和绞轮的范本。他想尽量把绞轮架高，安装在一根稍微特别的柱子上，比如说修整好的白杨树干。我二哥和堂哥们就依伯伯的意思，开了小卡车去找白杨木；这时，伯伯和妈妈则忙着将轮辐装入轮轴，而我手抓着轴钳在旁边侯着。工作时，我们都很开心——因为，可以从各方听到敲敲打打的声音，姐妹们在客厅狂叫，邻居挤在铁栏杆前交换意见，绞台的侧影在玫瑰花床和夜锦葵之间升起，还可以看见我叔叔架好绞台的横木，调整吊勾和绳套圈。

工程进行到这种地步，街上的人们再也不可能看不出来我们在建造什么啦。可是，他们的威胁和抗议，却鼓舞了我们；我们满心欢喜地架起滑轮，完成一天的工作进度。有几个骚动的家伙还拼命不让我二哥和堂哥们把那根美妙的白杨树干带进我家；那白杨木可是哥哥他们从

小货车上搬来的呢。他们刻意骚扰我们，所以我和他们之间便玩起一场拔河赛——结果我家当然轻易获胜，抢回了白杨木，因为我们尽了全力而且很有纪律。我们把树干搬入花园，有个很小的孩子还被卡在树根里的。我父亲亲自出面，很优雅地把小孩推到栏杆外头，还给气急败坏的家长。大家注意着这些滥情的插曲时，堂哥正忙着帮伯伯把滑轮装在树干一端，接着把白杨木架起来。警察赶来时，我们全家人已经正聚在平台上，兴致冲冲地称赞绞台看起来有多美。三妹那时正自个儿站在门边，所以就靠她去跟副警长应对了；由三妹来说服副警长并不难；她说，我家自愿出钱出力，在警方的管区中建造一座专门处置不法分子的设备；她还说，邻居的怨言都是因为心怀敌意、羡慕过度。一到黄昏，我们就不再浪费时间了。

我们在平台上借着碳灯的光线吃晚饭，有一群大约一百名左右、心怀怨恨的邻居在旁围观——所以，我们吃的烤乳猪格外精美可口，喝下的红酒鲜艳甜美无比。来自北方

的微风吹动绞台的绳索，前后摇曳；刑台上的绞轮轧轧作响，就象乌鸦已经飞到上头筑巢生活了一般。有些旁观的人开始离去，嘴里喃喃念着模糊的威胁句子；还有二三十人留着不走，在铁栏杆边逗留——他们好象还在等着些什么。喝了咖啡，我们便熄了灯准备好好来赏月，月亮已经升到台阶栏杆上的高度。姐妹们咆哮起来，堂哥和伯伯在平台上来回漫步走，他们踩得台下的支架都摇动了。大家接着又安静下来，月亮爬到绳套的高度，一朵镶了银边的云彩扩大、飞过绞轮，我们就这样看着，很快乐，觉得有趣得很；可是邻居们却在栏杆边嘟囔不停，好象他们很失望还是怎么样了。他们有人点烟，有人慢慢走开，有些人身穿睡衣，有些人更是慢吞吞的。只有这条韩伯特街是动也不动的，远方起了警棍敲在人行道上的声音，108号公车每隔一会儿就有一班车开过。而我们呢，早就睡着了，还梦见了假期，大象，以及丝质套装。

转载自《中外文学》



公园之延续

文 / 胡利欧·柯达萨 洪凌译 图 / 谢忝宋

几天前他就开始读这部小说，中途因为生意上的紧急会议而打断。在他回到宅邸的火车旅途上，他又继续阅读。他任由自己慢慢地提高对情节与角色塑造的兴趣。当天下午，在写信授权法律效力、与经理讨论合作经营事宜之后，他回返此书的阅读过程。在平静的气氛下，书房面对着橡树丛生的公园。

他趴在最喜欢的躺椅上，背对着门——即使光只是想到被搅扰的可能性，都会激怒他——他的左手反复爱抚绿色天鹅绒椅垫，开始进入最后一章。他轻而易举地熟记那些角色的名字，以及他心底显示的形相。这部小说的光华几乎立刻涌向他。他品尝着近乎异端的愉悦，让自己坠入文字的领域，和周遭的现实环境脱节。然而，他同时体会到自己的头颅靠在高背椅、舒适的天鹅绒衬垫上，感到香烟就在垂手可及之处，而且窗外的午后空气在公园的橡树丛舞动着。逐字地，他沉浸在女主角与男主角之间的卑劣两难处境，让自己被吸到意象罗织出光色与律动的境地。他是最

后那场山间小屋邂逅的目击者：

女子先到达，然后，她焦虑的情夫来了。他的脸颊被树枝划伤，她欣赏地用亲吻捕捉那些血滴，但是他抗拒她的爱怜。这次，他可不是来这个被干枯树叶与崎岖小径保护的秘域，演练私密激情的仪式。匕首在他的胸怀里加温，隐藏妥当，在衣服内不住弹跳。那段异色、湿热的对话贯穿纸页，象毒蛇分泌的液流，而读者会觉得那个决定仿佛永远下定了。即使游走于那具被爱男体的抚弄，看似要禁锢他、不让他有所行动；但是，实际上，那些抚触却恶毒地勾勒出另一具必须被歼灭男体的轮廓。一切都记得清清楚楚：不在场证明、没有预期的危机、可能犯下的失误……从此时起，每一瞬间都有预设的使命。冷血、反复演练的细节检验鲜少中断，所以那只手得以爱抚他的容颜。最后，天色终于暗下来。

他与她不再看着对方，严峻地专注于各自的任务。两人在木屋的门口分开行动。她要假造凶手的形迹，将线索引到北方；

他朝相反方向前进。他停了一会儿，看着她金黄色的长发因为奔驰而飞动的景致。然后，他开始奔跑，在树丛与篱笆间摸索行进，直到他可以在黄色的浓雾里辨认出方向，找出那条通往宅邸的道路。狗群应该不会吠叫，果然它们没有叫；庄园的总管在这时候应该不会在此地，果然他真的不在。他走上三层门廊的台阶，进入里面。女子的话语宛如血液，沸腾在他的耳际：先是一间蓝色的房室，然后是大厅。再来则是铺着地毯的阶梯。楼上有两间房，房里都没有人。他进入书房内，将匕首举起，伸向窗户外射入的光线，刀锋对准绿色天鹅绒的高背躺椅，趴在上面的那个男子正在阅读这部小说的结尾——

转载自《中外文学》

梦

文 / 李国七

图 / 陈庭诗

我常有这么一个梦。梦中的我置身在那座空旷的大厦里，没有别人，只有我。那个时候，惊惶便无可名状的淹了上来，没有东西追逐我，没有东西要害我，可是那无边无际的惧怕，却是彻骨地渗透到我的身体里。

然后我走下去，仿佛是天台之类的地方。四周围是很多人，都是陌生的人，我知道他们不爱我，也没有不爱我，我们是擦肩而过的一群人。可是，怎么我感觉那么的不安？

我不能跟身边的人交谈。我们没有共同的语言，只能彼此紧紧的依靠，等待那么的一刻。

我知道，我在旅途中，离别与相聚是那么的无常。

忽然，扩音器叫人，一个思想密码迅速传来的消息——是走的时候了。

我身边的朋友还是不能走。

他们的眼神是羡慕的、无奈的，仿佛因为共同经历一些事而亲切起来。

我有一点张惶失措，但，我迫自己冷静。

我第一次做这种梦时，我还是海事学院的学生，上船下船都由公司安排，怎样想——都没有这方面的忧虑。我还因此

生气自己呢！

后来，一样的梦，不停的来纠缠，好象在提醒在重复的叮咛。

我跟最好的朋友提起。他说：“别胡思乱想吧！”

然后他走了，走出我的生命。当然，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当时的我，整颗心被剧烈的悲苦蹂躏得十分无奈，事业与感情的事一样脆弱。公司方面多次催我上面，我只得去了。

船只从东南亚出发，抵达欧洲的港口，又倒转过来。旅途跟月台无关，所以，那个梦暂时放开了我。

然后，有一天，时间到了，我必须放船，在遥远的美国。

船开出去了，留下我一个人在码头，等公司的代理人载我去机场。那个名叫TACOMA的地方，离开西哈图不远，因为靠北，虽然只是秋天，空气里是挥也挥不去的寒意。我一个人，不知该做什么好；一下子计算自己带的现款有没有超过规定？（我的钱很杂，又美金、港币、马克、日丹……）我摸摸口袋里的护照。飞机票呢？噢不——后来才想到飞机票在公司代理的手里。

我等了很久，没有人来，天色已经

渐渐暗淡下来了。就在那个时候，似曾相识的恐惧感如同潮水似的又渗了上来，仿佛我又回到那个梦魇里去。我的皮肤，忽然淌着冷冷的汗水。

我开始怕了起来。“妈的——”
好心的垂钓者问我，“怎么了？”

我不敢答腔，因为他美籍非洲人。而这种人，对很多人来说，代表麻烦。我拖着行李箱，要走——又不敢走，真的不知该何去何从。刚好背包里有几罐啤酒，喝着，当有些微的醉意，我的胆子又壮了起来。

垂钓者又问：“没什么要我帮助的吗？”他的语气与表情相当诚恳。我想了一想，说：“想找电话亭——”

他建议送我去。他说：

“走路要走很久的。”

我当然知道。几天前跟一班船上的水手进城，那个地点我还没忘记。

应该信任他呢？还是——

我握着手上的名片，看着手表，时间真的已经不早了。

“相信我——”垂钓者说。

看样子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况且，他看起来不是坏人。当然，好人与坏人额头上都没写着字。

他帮我把行李箱放进车子的后座。我就坐在他身边的座位。

他送我到附近电话亭去。我拨好一阵子的电话。公司方面已经下班。代理人的家——电话

响了好久，才有一个不耐烦的女人回答。“他不在。”她说。

“你有什么打算？”垂钓者问我。

“等。”我说。

“天气这么冷——”他替我担心。

然后，他载我到一個巴士车站。“这里比较温暖。”他说：“或者，你到西哈图去找他。”对方说。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只有答应。

那个车站，象极我梦里的风景。梦境成真，反而使人慌慌的。

还好，很快就联络到船公司的代理人。我搭夜班飞机离开美国。

有时候，就是这种经验，使我变得不太科学起来的。



凤凰旗袍

文 / 孙琪 图 / 胡振崑

丫鬟是我的亲婆，亲婆其实不亲，只因为母亲叫她亲妈，我们才叫她亲婆的，自然亲婆也不是母亲他们的亲妈。

亲婆在母亲家的身份比较特殊，她最初只是外婆的同族妹妹。因为从小没有双亲，外婆的父亲收养了她，为了报恩，外婆出嫁时她就闹着央求外婆的父亲，跟着外婆一起远嫁

他乡而去。从此，她表面上依然称呼外婆为姐，其实却一直做着下人的活儿。

那时，她还不是我们的亲婆，她起初是有个名字的，曾听外婆含含糊糊地叫过，大约是叫琴吧。

琴是那种特别自律的女人，自从跟



了外婆，他很自觉地把自已放在丫鬟的地位。琴每天早上天还不亮就起身，一双小脚轻轻地走在黎明前的黑暗里，手拿一把短柄的笤帚，蹲在院中扫地，偌大的院子总是在天色刚刚泛白时就扫完了。

琴的地扫得很细致，她蹲着是怕弄出大声来惊动正在熟睡

的人，那样也利于把每个砖头缝都扫得干干净净。外婆为这种近乎自虐的作法很是骂了琴一通的，无奈，琴认死理屡教不改，她觉得你是干什么的就得把什么干好，如果连个丫鬟都当不好，做人那还有什么救呢？

琴这样的丫鬟是跟外婆一家很贴心的，她一直把外婆的家当自己的家看待，里里外外由她主持着尽心尽力，日久天长外婆也就习以为常地由了她去。

外婆一直都想给琴找个好人家，起初媒人们提亲的那些男人条件还都算不错，可那时，琴却执拗着硬是不嫁，她说：“姐，咱们外乡人初来这里人生地不熟的，应该在一起多处些日子，相互才能多照应。”琴不嫁，外婆也干急无用。

后来，外婆有了孩子，头生子是我的舅舅。琴很喜欢，她视若己出地爱着舅舅。那时，外公的生意才刚刚走上初发的路，外婆常常免不了随外公外出，家也就常常交给琴，由琴管着。接下来母亲他们姐儿仨相继出生，家里越发少不了象琴这样得力的人手，琴整天在一群孩子和家务中忙碌而欢乐着，她的婚事就拖了下来。

外公的生意越做越大，商号都开到外地了，外婆的孩子也都长到不再那么费人了，外婆就又想为琴操办婚事。琴对外婆说她还是不想嫁，琴不想嫁人自然有她的道理。外婆因为命运的青睐，在他们家乡一代素有侠女美号，虽然生不逢时，外婆还是象诸多旧时女子一样，走了一条嫁谁随谁的老路，尽管外公生性吝啬，但这并不能妨碍外婆为人处世的豁达和大度。琴从小跟外婆一起处久了，加上出出进进也没少见小肚鸡肠的男人，大概在琴的眼里还没有发现她愿意嫁的男人。

然而，琴的年龄确实已不容乐观，尽管琴天生皮肤白皙身材窈窕，但毕竟是昨日黄花了。再有说媒的来，那些男家不是年岁太老要娶了琴纳妾，就是日子穷得娶不起媳妇，否则就是脑子有点毛病的。不要说琴不愿意嫁，就是琴愿意外婆又怎

能忍心呢？

终于，琴的婚事有了着落。那天，媒人带来个男人，那男人大约四十岁的样子，瘦瘦高高的个子，他对外婆说他的发妻已经死了，是得病死的，膝下尚无儿女，只想娶个本分女子好好过日子。外婆看这人还不错，就为琴备了嫁妆，选了吉日做主把琴嫁了。

然而，外婆万万没想到人心竟会如此奸诈，那男人伙同媒人为了获取外婆背着琴许下的一笔钱，唱双簧把外婆给骗了。

琴到家才知道，那男人的妻子虽病却还没死。一旦下轿踏进这家门，琴就已经是做小的了，仅此琴也还能将就，要命的是那男人根本就不是正经人。按说琴模样周正神态不俗，他若能安心跟琴好好过日子，有外婆给琴的嫁妆做底加上勤快，那日子也不愁过不到人前。可那家伙迷着青楼里的一个姐儿，娶回琴的第二天晚上就不见了人影。

可怜的琴在家伺候着他卧病多年的女人，那女人脾气极坏，琴稍有不到之处她就要摆出为大的架子，伸出久已不修剪的指甲，琴白皙的脸上就会留下一道道血痕。在陌生人的家里，琴有着满腹的委屈又该向谁诉说呢？

青楼本是挥金卖笑的地方，琴的嫁妆终于被那色鬼男人花光，男人被势利的青楼赶了出来，可他并不知悔过。他回来的第一举措就是卷走了琴的陪嫁首饰，甚至连琴戴在手上的戒指，也掠下来变卖了，送上青楼。

几日欢笑后，那男人自然又被撵了出来。最后，连琴的几件细软衣物也被他卷走了。接下来的日子，琴就更苦了，没

有钱的男人却仍然是心野的男人，家和好女人都不能拴住他的心，在家打琴折磨琴成了他唯一的嗜好。

做小、过穷日子琴都可以忍受，可如此非人的折磨琴无法忍受。结婚不到半年，琴就跑回外婆家。

琴生平第一次跪在外婆面前，她流着泪说：“姐，我回来了，我再也不想嫁人了，你若不嫌弃我，就让我陪伴你一辈子吧。”

外婆认定是她的疏忽毁了琴的一生，她看着满脸伤痕的琴答应了她的要求。接着外婆叫来她的孩子们，她让母亲他们跪在琴的面前说：“叫亲妈。”从此，琴就成了母亲他们的亲妈。从小病病殃殃的母亲可真是没有少受亲婆的爱怜。

婚姻把母

亲从亲婆身边带走了，母亲随着父亲离开了她的家乡。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是每过两年回去探望外婆和亲婆一次。小时候，我也曾随母亲回过一次外婆家，亲婆给我的印象是瘦小精干，做事利落，她白净的脸瘦瘦尖尖的，五官也是小小的，眼睛光亮而慈祥。

第一次见我，亲婆高兴得眼睛里流着眼泪，她拉着我的手说：“你是我女儿

的孩子，是我的亲外孙。”母亲也流着眼泪让我叫她亲婆。亲婆的手大而粗糙，跟瘦瘦小小的她极不相称。

在母亲几个姊妹里，亲婆最爱我的母亲，她的确把我的母亲当亲女儿看待。每次母亲离开娘家时，亲婆不但泪水不断，还总是背着已经当家的舅舅，偷偷地把外公的眼镜小皮褂之类小东小西的塞进母亲的行李里，弄得舅母对母亲总有提防之意。连外婆都要笑她太偏心。

当时已进入人人平等的时代，亲婆仍然呆在母亲的娘家。亲婆帮舅舅照看大了几个孩子，虽已年迈，旧时的习惯却坚持不怠，她依然是每天天不亮就起身，一双小脚挪挪腾腾，自己为自己找着永远做不完的事情。

生命最终是要被时光在不动声色中蚕食而尽的。曾经一身侠骨的外

婆，终于在风烛残年中断了她生命的风箏。外婆的去世对亲婆的打击最大，尽管，为这个家，亲婆耗去了她的青春甚至一切，每个孩子的成长都有着她切肤锥心的爱。可在这个家中，外婆一直都是亲婆活着的精神所在，这点大概是外婆和亲婆当时都没有想到的。

想必，亲婆在没有了外婆的家里，日子一定过得不会舒心。亲婆怀念着外





婆，一个老人在失去伴儿的哀情中对人世间是不会再有什么过分要求的，如此日复一日大概也就是亲婆的残生了。

不料，一场红色的热浪席卷而来，横扫“四旧”的大扫把竟然掀动了亲婆那双小脚下的土地。亲婆以佣人的身份被通知解放了，亲婆对那些要解放她的孩子们说：“我不是佣人，我是孩子们的亲妈和亲婆。我不能离开这里，离开这儿我没有地方可去。”

那些孩子们笑亲婆执迷不悟，一定要帮助她自由。就这样亲婆离开了生活了几十年的家，被送回了她曾嫁过的那个男人的家。那男人早已故去，那些热心的孩

子们以支持革命的道理，说服那男人的侄子收留了我年近七旬的亲婆。

母亲回去看过亲婆，回来说亲婆生活得很可怜。那时我家的生活也非常艰难，母亲因为久病早就没有收入，一家人就靠父亲每月的薪水度日，母亲根本没有能力寄钱给亲婆。我说可以接亲婆到我家住，母亲摇摇头说那是不可能的。后来我知道母亲是怕我祖母不能接受亲婆。

我曾对祖母说我的亲婆被解放出了舅舅家，现在过得很可怜，没想到我祖母说什么亲婆不亲婆的，她就是你妈家的老妈子。

想那侄子家才是完全陌生的人家，

亲婆被解放不久就郁郁寡欢的故去了。亲婆死了并没有人通知母亲，待到母亲回去时亲婆已去有半年了。母亲说她去为亲婆扫墓，亲婆的墓上荒草长得很高，就象一座野坟。说着母亲就眼泪汪汪的。

那时，我们的日子依然过得非常困顿，母亲要常常翻箱底找出一些旧时的衣物，缝缝改改的兑付日渐长高的我们。其实，我很喜欢陪着母亲的，那些旧衣服虽然很资产阶级但确实很好看，都是母亲出嫁时的陪房衣物。

一次，母亲拿出一件红色的棉旗袍展开来，旗袍的前襟绣着飞舞的凤凰，后面则是一朵一朵的小花儿。这么好看的衣服我在梦里都不可能见到的。母亲说：

“这是你亲婆的手艺。”说着母亲翻开指着那细密的针脚让我看。然而，这么美的衣服母亲却要拆掉它说：“从中间截开来就可以给你和妹妹每人做一件棉衣了，这也是你亲婆留给我唯一的東西了。”

我听了心里非常难过，我说：

“妈，我不要棉衣，去年的那件还能穿，这件旗袍你就留下吧。”母亲本来也是舍不得的，于是那件旗袍就留了下来。

我出嫁时，家境依然不是很好，母亲问我想要一些什麼嫁妆，我说我什么都不想要，我要求母亲把那件绣着凤凰的旗

袍给了我。

现在，那件红色的旗袍还被我珍藏 在箱子里。如今，日子过得让人常常想起 腐化这个词，我的衣服也因为式样的问题 被淘汰了一批又一批，可那件亲婆做的旗 袍我曾不止一次地拿出来。对着阳光我看 到夹在两层绸缎中间的棉絮是那样的均 匀，这是亲婆那双粗糙的手，经过了多少 件活计才磨练出来的感觉哇。从那美丽的 旗袍上的一针一线怀想我那曾一心一意 在人家家里生活了一生，为别人的孩子奉 献了女人全部爱心，到头来却连自己的家 都没有的亲婆。

我也曾偷偷地试穿过那件美丽的旗 袍，那时镜子前的我有种说不出的滑稽， 我知道我肯定没有穿出母亲当年那种纤 弱和窈窕来，倘若亲婆在天有灵，她一定 会埋怨我糟践了她女儿的嫁衣。

后来，有朋友见了这件旗袍，惊奇 地说：“还是整幅的绣品呢，你若愿意我 能给你卖个好价。”

我自然没有同意。

亲婆一生为人勤恳忠厚，真应了那 句独自来又独自去的老话，这件绣着凤 凰的旗袍是她留给我们的唯一遗物。

三叔



文 / 凌鼎年 图 / 陈昌孔

在我们整个家族中，我最敬重我三叔。我三叔为我们家族争得的荣誉最多。

我三叔是画家，著名的国画家，最擅长画鱼，有“鱼王”之称。他画的《鱼乐图》在香港拍卖时，经过十多个回合叫价，才让日本一家大公司的代理人拍卖去。有人给我三叔算了笔帐，说他笔下的鱼每条卖到好几万元呢。

我三叔不仅是我们家族的骄傲，也是我们古庙镇的骄傲。常言道“地灵人杰”，我三叔的成就，不就说明了古庙镇是个好地方，是块风水宝地？！

今年春上，三叔回家乡来小住。这使我大喜望外。使三叔休息好玩好，也是我的责任。想来想去，我想到了陪三叔去钓鱼。对，钓鱼有野趣，城里人八成喜欢。再说三叔是鱼王，与鱼打交道，不正是投其所好吗？

也许是我钓鱼的建议勾起了三叔童年的回忆，三叔喜孜孜说：“好，去钓鱼！”

为了让三叔此次钓

鱼之行有收获，留下深刻印象，我特意关照了鱼塘的承包人三天不准喂鱼食。我三叔去他家鱼塘钓鱼，在他看来是一种荣耀，拍拍胸脯说：“没问题，钓多少都没问题”。

记得那一天早晨春风习习，空气极是清新，田野里麦苗碧碧绿，菜花辣辣黄，赏心悦目。三叔兴致很好，和我讲起了小时候捕鱼捉虾，捉蝉逮鸟的童年往事。

根据“清钓远，浑钓近；浅钓远，深钓近”的经验，我在鱼塘的下风处准备打窝子。这儿有波浪，氧气足，平时食物多，鲫鱼一般爱在这附近觅食，窝子一打，抢钩的必不少。

三叔制止了我，说打了窝子再钓就没了趣味。他选择一老槐树下，用报纸一铺，席地而坐，钓了起来。

那些饿了三天的鱼儿，一见活蹦乱动的蚯蚓，没几分钟就争相咬钩。不一会儿三叔就钓到两条鲫鱼一条鲤鱼。我敢打赌，钓到吃饭，三叔钓它个十条八条是三个指头捏田螺，

稳笃笃的，兴许他一辈子也没有钓得如此痛快过。

看着三叔把一条条鱼钓上来，我心里那个乐呵，比自己钓到乐上十倍百倍呢。

后来不对劲了，我这儿一会儿咬钩，一会儿咬钩，钓了一条又一条，三叔那边竟不见了动静。只见三叔静静地坐在池塘边，似在闭目养神，又似在想着什么。

我怀疑三叔的鱼饵早给饿慌的鱼儿吃了，我想去给三叔加鱼饵，想想不妥，没敢去打搅。

我终于钓起了兴致，不再去管三叔，一个上午，我竟钓了二十多斤鱼——这在我钓鱼史上是创纪录的。可三叔还是开初那三条鱼，那，那他一个上午岂不是白钓了。

三叔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情，他轻轻吟了孟浩然的两句诗：“垂钓坐磐石，水清心亦闲”。

我似乎明白了，三叔今天是钓翁之意不在鱼，或许他只是来钓宁静罢了。

猫事

猫爷近来颇愤愤不平，他气愤于人们常拿猫家族来开涮。

你看看，一会儿报上登幅漫画，什么“猫受贿于鼠”，一会儿杂志上刊一篇杂文，说什么“猫怯于鼠”……

你想想，长此以往，猫家族还有什么脸面在江湖上走动，昔日之威，岂不让摇笔杆子的糟蹋殆尽？

不成，要反击！

不，反击太火药味，如今已不时兴了。对，要改变舆论导向，加强宣传猫的力度。

说干就干，雷厉风行。猫爷召开了第108次猫族联席会议。中心议题：如何改变形象？

讨论出奇地热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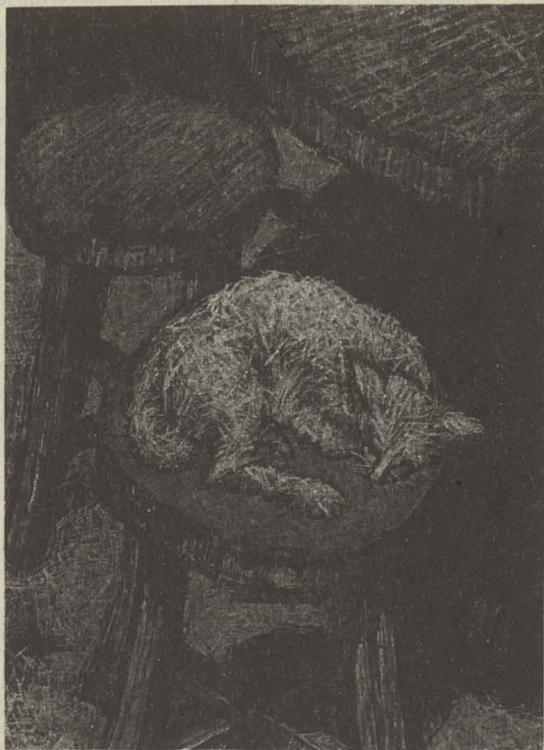
猫A说要改变包装。如今喜欢猫的

大款富婆有的是，傍一个，让他出点血赞助个六位数、七位数。咱里里外外来个全新包装，看那些爬格子的小文人还敢小瞧咱九十年代之“时猫”……

猫B说如此包装那还叫猫，别人还认得出我们是猫，还会不会承认我们是

猫？形象是外在的，就象商标，咱等于是名牌商标，怎么能随随便便改变呢，改变了就失去了优势，咱要改变的是内在的。比如我们以前“喵喵”叫，我们现在改狗叫改鸡啼。狗嘛，也不过“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看家护晚咱也会；鸡嘛，无非破晓司晨，公鸡报晓这点小技咱不信学不来。狗会的，我们会，公鸡会的，我们也会，看谁还敢低看了咱猫族？……

猫C说此言



差矣，咱猫族学鸡啼学狗叫岂不是也成了鸡鸣狗盗之徒，万万不行！咱猫怎么能去向狗学呢，我们要与之竞争。猫抓鼠，不稀奇，没有新闻价值，不好宣传。狗抓鼠，就稀奇，就有新闻价值，就好宣传。懂吗？以前，狗逮耗子属多管闲事，如今世道变了，如今这叫特异功能。特异功能是社会热点，越特越好，越异越灵，假如我们也开发出些什么特异功能，还愁新闻媒体不争先来宣传我们，谁还敢说我们仅仅是“三脚猫”……

猫爷领首点头，有道理呀有道理。大家动动脑子，咱猫族有何特异功能可开发？

猫D说常言道猫有九条命，咱去干替身演员，又能过过上银幕上荧屏的瘾，又可大大宣传一番，何乐而不为？

猫E说好是好，只是替身演员多数是幕后英雄，谁肯化笔墨来宣传默默无闻的替身演员，那些扒分的笔杆子哪个不盯住那些星，恨不得扒下那些星的衣服扒出些秘闻来也扒出些金票来。不如咱也培养几个猫歌星猫影星之类的……

会议开了三天三夜，发言者依然争先恐后，可谓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最后，猫爷一锤定言。新闻要有由头，由头就是咱们这次第108次联席会议，咱发“108宣言”，新闻要有哄动效应，咱这108宣言向世人宣告：猫家族从此不逮鱼不吃鱼，改为专逮乌龟王八横爬将军，专吃生猛海鲜。如今饭局上不是流行“鸡鸭鱼肉赶下台，乌龟王八请上台”吗？好，看咱猫族露一手，让世人刮目相看，看你宣传不宣传？看宣传了轰动不轰动？

“哗——”掌声雷动。

“猫爷英明！”“猫爷万岁！”台下乱哄哄一片。

突然，猫F冷不丁冒出这样一句：“以前骂谁臭谁，总说‘狗屎’，‘鼠辈’，‘牛皮’，‘马屁’，如今怎么都说是‘猫腻’，这算什么意思，咱这样干，算不算猫腻？”

一时，大家你瞅我，我瞅你，大眼瞪小眼，没一个人回答得出。热闹的会场就如此泼了一桶冷水。

黄玉液婉冰伉俪齐获 第八届“海峡情”奖

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第八届“海峡情”征文比赛，评审结果已经揭晓。

甫于去年十月获得台湾侨联总会海外华文著述奖小说项首奖的作家黄玉液（心水），其应征作品《传统节日庆慰乡愁》，荣获今届“海峡情”征文的特别奖。

黄玉液的夫人婉冰女士创作的散文《悠悠故乡情》，获得二等奖，夫妇同时获奖，成为澳华文坛的佳话。

◎ 凌鼎年

将军与亭尉

骠骑将军侯去疾因直言上流被罢了官。

他想想自己忠心耿耿，战场上出生入死打了多少恶仗，打了多少胜仗，如今竟为几句逆耳忠言而撒职罢官，他心里窝着那火，烧得着房子。

夫人对他说：“你难道没听说过飞鸟尽，良弓藏；狡兔灭，走狗烹吗？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矣。官场这种是非之地有什么好留恋的，还是早早回故里，男耕女织，过过太平日子。走吧走吧，以免夜长梦多。”

将军掂量夫人的话，委实不无道理，遂叹口气，罢了罢了，就此打点行装悄然上路。

一路上晓行夜宿，好不辛苦。

那一日，月色朗朗，繁星闪闪，趁着月色，一行人未停未宿，急急赶路。不料行至弇山亭时，

被一亭尉一声断喝，拦住了去路。

那亭尉生得牛高马大，那嗓门好大好大，他指指禁令牌说：“夜晚禁夜，谁敢私闯！谁若违禁，格杀勿论！”

随行的连忙上前说：“此乃赫赫有名的骠骑将军侯去疾，休得无礼！吾等因急于赶路，并非有意违禁，请看在将军面上，例外放行。”

“不行！”那亭尉上前一步，把刀一横说：“我只知有令遵令，有禁执禁，不知什么将军不将军，请速退回，如若再敢上前一步，莫怪我这把刀不认人！”

骠骑将军气不打一处来，难道真是落毛的凤凰不如鸡，好呵好呵，你一个小小的亭尉，竟敢在我骠骑将军面前如此放肆，真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

将军挺枪上前，欲

好好教训这胆大包天，目中无人的亭尉。

这时，夫人止住了将军，她说：“算了，多一事莫如少一事，千万不要节外生枝引出祸端来，歇一晚就歇一晚吧，明儿早早赶路即是……”

骠骑将军虽说被夫人劝住了，内心的火气却没处发泄，他恨恨地说：“此厮可恶，太可恶了！此仇不报非君子！总有一天，我非杀了你这亭尉不可！”

亭尉淡淡一笑，不惧不畏。

一年后，不知因了何事，又皇恩浩荡起来，骠骑将军官复原职，重新出山。

偏巧经弇山亭，又是那牛高马大的亭尉值勤。

骠骑将军想起一年前罢官回乡，过亭时受到的屈辱，至今愤愤不平，旧恨难消。

因是官复原职，此回不比上回，当地太守执意设宴为之接风，为之饯行，并表示，骠骑将军若有需地方操办的事，尽管开口。

骠骑将军想也未想，脱口说道：“把那个值勤的亭尉交我处置！”

太守一愣，随即讨好地说：“将军要人，任凭提取，下官决不拦阻。”

就这样，骠骑将军

把那亭尉带到了身边。

骠骑将军这回亲自审问，问那亭尉是否还记得一年前月夜拦阻之事，问他该当何罪？

亭尉依然软硬不吃的态度，一脸正色地说：

“亭尉之职在于依令而执法，有令在，岂能因人而违禁，就算是皇亲国戚来，也一样不得违令犯禁。试问，我何罪有之？”

骠骑将军一拳打在

桌上，气呼呼地喝了一声：“大胆！”

骠骑将军一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第二天，骠骑将军下令升那位亭尉为参将。

据说那位亭尉后来成了骠骑将军的得力助手，那是后话，扯远了，就此打住。

蕉风双月刊订阅办法

■ 蕉风双月刊每本售价 \$1.50

■ 蕉风长期订阅价格（包括邮费在内）：

本国：六期 \$9.50，十二期 \$18.00。

海外（平邮）：新加坡、汶莱——六期 \$14.90，十二期 \$28.80。

其他国家——六期 \$16.70，十二期 \$32.40。

海外（航空）：美国——六期 \$34.10，十二期 \$67.20。

菲、香港、日本、中国、台湾、印尼——六期 \$25.40，十二期 \$49.80。

英国、法国、瑞典——六期 \$31.10，十二期 \$6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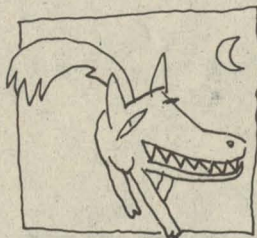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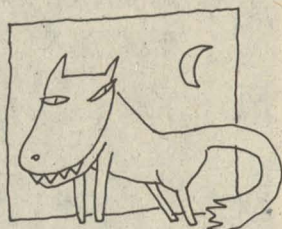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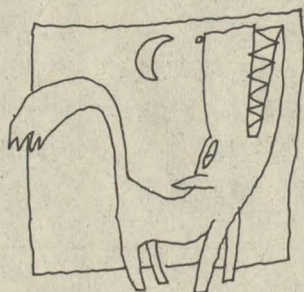
■ 订阅者请将订费换成支票、银行汇票或邮政汇票，连同下列表格挂号寄交：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6-10, JALAN T.P.K. 1/4,
TAMAN PERINDUSTRIAN KINRARA,
PUCHONG, 58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蕉风订阅单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订阅期数	期起至 期止，共 期。
订 费	\$
备 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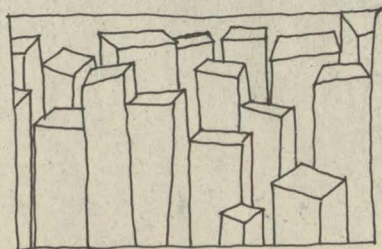
黑色幽默手记

1. 生活的空闲时刻产生最多的哲学家。
2. 发觉说话多半没有意义，所以我一直在开玩笑中生活。
3. 住在世界里，让孤独支配久了，我们就会进行寻索，开始让爱情喂养。
4. 早上刷牙，请把鼻子贴近镜面，里面有一只独眼兽。
5. 动物园中，其实是动物看人。笼外的动物在蹦蹦跳跳；而笼内的动物则坐在树上呆呆地望着。
6. 每个洗手盆的排水处都有一只乌龟。
7. 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时，外星人在电视机前紧张地观赏。
8. 当爱意产生，许多人都显得局促不安，原本粗暴的女性也会扭捏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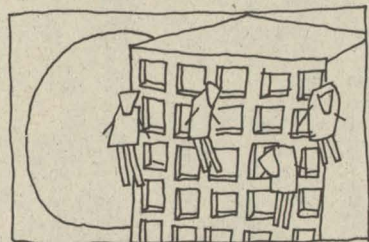


文、图 / 王德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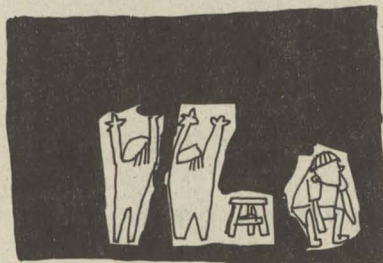
黑色幽默手记



风吹过坚硬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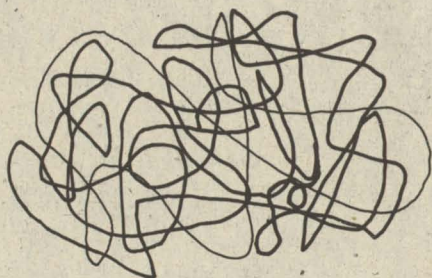
鸟在烈日中的死屍。



黑夜的另外一边没有阳光

9. 我一整天都呆在家里，为了防止一些东西的离去。因而却失去了森林中的24小时。
10. 除了小孩，很多人都可以成为摇滚乐手。尤其是社会工作者，更是重金属的能手。
11. 如果一个艺术家可以死而复活的话，会惊讶自己变成了有钱人。
12. 百货公司是一个动物园形态的地方，四处有被囚禁的动物和带着孩子四处观赏的动物。
13. 垃圾桶正在等待礼物。
14. 每当一个大人跟一个小孩说话，大人就变成了小孩。
15. 现代的人已不会饿死，只有心灵空虚。
16. 屋外那群狗没受教育，呆在铁门口，乱吠，四处跑动。
17. 神像说：“我很累，日子过度寂寞。”

黑色幽默手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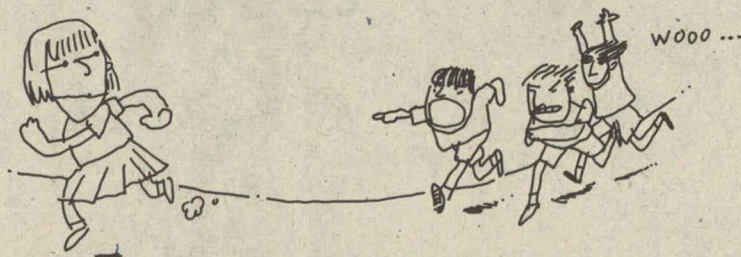


解开纠缠的压迫感。

18. 在信里面，每一个人都是斯文，得体，有修养的人。
19. 克林顿也是要睡觉的，我突然升起一股自信心。
20. 其实，在熟悉的朋友中谈话时说的粗话，是最亲切的。
21. 某个中午，看见鸟飞。在空中直线向前，拼命拍打翅膀，觉得笨拙地可怜。
22. 他们激烈地讨论时，我知道将会过去。一切烟消云散，所以安静休息。
23. 与外人在外面吃晚饭，桌上每次都留着一块大家想吃又不敢吃的美味食物。
24. 工厂潜伏着精神病的危机，工人们被设定在某种行为规律中，不得表达自己。

文、图 / 王德志

黑色幽默手记



25. 恋爱时不要过于虚假，因为婚姻会审判我们。
26. 不必一直幻想童年。这个时候，就是很多小孩的童年时刻。
27. 棺木跟着每一个人的时钟走动，适时打开。
28. 如果地球每天都塞车，这个世纪正在气喘。
29. 结婚照是情侣俩在一起的日子中最规矩的行为呈现。
30. 我们谈吐有礼，因为有着距离。
31. 富有的人苦，穷困的人苦，结婚的人苦，孤单的人也苦。几乎年长或年幼的人都有不愉快。走在拥挤的路上，似乎无人展开笑容。却无意地发现小巷口的乞丐在快乐地喝着冰水。

我突然领悟，其实，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必须学会自我安慰。

文、图 / 王德志

寻常巷陌

文 / 张先瑞 图 / 黄文达

春光明媚，风和日丽，红色的“的士”载着我们在南京城奔驰，我陪来自马来西亚的客人姚拓先生去寻访他48年前曾经住过的旧屋——将近半个世纪了，沧海桑田，人事全非，旧屋还找得到吗？！

旧屋座落在五老桥、四条巷，没有门牌，就在铁路边上。旧屋是一座独立的小院落，一片菜地，围绕着一栋两层楼房，占地一亩四分九厘，是姚先生的恩师张遐昌先生的产业。1948年，已经脱离行伍准备南下去香港的姚先生曾经在这里住过一个多月。此次来宁，他奉恩师张先生之命，带着房契，来寻访这栋旧屋，心中也是忐忑不定——南京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取代了过去低矮的住房，一条条街道笔直宽广，是拆除了多少旧房子才拓宽建成！市区范围扩大到过去偏僻的城郊，老建筑几乎已拆尽，看不见踪迹，连原来的铁路也已经拆掉，改道城外了！那栋旧屋，那栋曾与朋友们一道住过的旧屋，还会存在吗？！

出租车司机姓孙，十分热情诚恳，他听姚先生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便驾起

车子直往五老桥——现在叫五老村——飞驰而去。我们下榻在双门楼宾馆，离五老村很远，孙司机一路上向我们介绍南京城的变化，听他讲述南京城“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的规划和情况，我们对寻到旧屋的希望，更感到渺茫了！但姚先生难忘当年在这旧屋居住的情景，更何况此行寻屋也是受恩师之托，因此决定就算找不到房子也要到那个地方去看一看，以了却这一件几十年魂牵梦绕的心愿。

我深知在旧城改建中，不但许多老的房屋被拆除，而且也常有一条条小街小巷被吞没在旧城改造工程之中，因此我不但怀疑房子找不到，而且担心连四条巷也消失了！铁路都拆除改道了，挨着铁路的小小的四条巷只怕也难保呢！正在这么胡思乱想之时，就听司机说，五老村已经到了。

的士顺利地开进五老村，进了三条巷。四条巷在哪里？孙司机很负责地下车去打听，原来四条巷还有，就在三条巷的西边。于是我们又开车往西拐过去，停下车来，正好停在四条巷的中段。

长长的一条寻常巷陌，放眼看，两边都望不到头，小巷两旁，尽是近几十年新建的房子，只有一座“李鸿章祠堂”古老一点，依稀保存着旧时的模样。旧屋在哪里？打开房契，只见上面注明，旧屋西靠铁路边，南临李姓地。别的“李姓”我们也无法去寻觅，暂就认了这李鸿章祠堂的北边走去，向路人询问：原来的铁路在哪里？

稍年轻一点的人便弄不清什么老铁路了。只有向年老的人打听。可是街上也没见到多少太老的人。一个60多岁的老人听到我们叙述找旧屋的事，情不自禁地感



叹：“你们来晚了，应该早点来嘛！”他告诉我们：早在50年代时，老铁路便已拆除，70年代时，这条小巷的老房子差不多全部拆过重建了，连李鸿章祠堂都已拆了一部分，后来说是文物，要保护，不能拆，才停下来未拆了，“你们要找的房子，肯定早拆掉了，原来的老铁路边上的那些房子，都是后来重建的。”

一勺冷水泼在我们的头上，浇熄了我们心中本来就微弱的希冀的火花。“只好看看地方了！”我们说着，继续向老铁路之东、李鸿章祠堂之北的地方踱去。

忽然，姚先生眼睛一亮：在一个大院落的一角里，一对老年夫妇正闲坐在门前走廊上。看起来，这对夫妇是我们所遇到的老人中年纪最大的。姚先生急步上前，问道：“老人家，你有多大年纪了？”

“八十几了，怎么？”老人莫名其妙，哪里来的什么人，怎么二话不说就问他年纪？姚先生赶快说明：“我以前在这一带住过，现在从外国回来，想看看原来住过的地方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原来住在铁路边一栋房子里。”

老头还未答腔，精明的老太太说话了：“那栋房子是不是有一片菜地？”

“是呀，是有一片菜地！”

“就在那边呀！”老太太手指着大院西南角的方向，大声问：“你是房东回来了？”

“我不是房东。我只是想看看，有房子就看看房子，没房子呢，就看看那地方罗！”

“那房子还在呀！”老太太说，“没有拆呀！”

我们几乎怀疑自己听错了：旧屋居

然没有拆？居然还在？这真是俗话说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我们不由得异口同声地问：“房子在什么地方？”

老头叫老太太带我们去看。老太太一边走，一边向我们讲述：“差一点拆了，后来上面不让拆，说是以后房东回来，会来要房子的。不能拆。”没听到姚先生答话。他一定是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旧屋离这儿不远，不过几十步就到了。老太太将房子指给我们看，并告诉屋里的住户：“房东来了！”然后便回去照顾她的老头。姚先生也顾不上说话，只是围着房子左看右看，一边看一边喃喃地说：“是的，是的，就是这一栋，就是这一栋，没有错！”

住户将我们让进屋里，带我们观看房子的内面，告诉我们哪里是原来的门窗，现在如何改建了。闻讯拥进来的人——大都是女人们，都叽叽喳喳地问这说那，还有人向姚先生描述这幢房子四周原来的环境——原来的围墙早没有了，在原来的菜地里，水池上，现在已经是满满地建了一幢接一幢的房

子，不复曩时旧观了！

现在这里是81号，归房管所管理，分给周、王两家居住。王家没人在家，周家的女主人告诉我们：她家住这里已经几十年了，原来每月三块钱房租，现在每月的租金二十元多一点。她告诉姚先生，不管房东是谁，对她都没有关系，围观的人也纷纷热情地建议姚先生：可以持房契去房管所要房子。按政策，政府会退还房子或者折价给以补偿。

姚先生曾经给我们说过在这里居住的往事。现在，重睹魂牵梦绕的旧屋，他还没能进入讨要补偿的境地，何况这并不是他的房子。他还在感叹着星移斗转，还在睹屋思人。他举起了像机，摄下了旧屋的今貌，准备回去向他的恩

师、这幢房子的主人张先生报喜……

望着已经面目大变的旧屋，望着诚朴的现住户，望着感慨万千的姚先生，我的心头忽然涌上来古人的诗词：寻常巷陌，人道是寄奴曾住……



文 / 余虹 图 / 丘瑞河

姐姐！亲爱的姐姐！

病逝一周周年纪念

姐姐啊，亲爱的姐姐，我千遍万遍呼唤你，尽管喉咙嘶哑，你再也听不见，我为你肝肠寸断，血泪流干，你再也知道了！

我不相信绝不相信，你永远的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你两个可怜的妹妹，离开了你五个最心爱、而也最爱你的儿子们！我希望这是一场噩梦，当噩梦醒来时，你还是我们活着的善良诚厚爱护我们的好姐姐，但事实已是不可能了，现在世界上要我用任何言语也难以表达我内心的痛苦于万一，世界上任何文字，也难描绘我内心的哀伤。

姐姐啊，当我们得

知你患了绝症，实如晴天霹雷。因为平时你是那么健康；我们是多么的惊惶与忧伤，我日夜求阿拉，保佑你能吉人天相，或减少你身心的痛苦与折磨，你的五个儿子们，为了你花尽了心血与精力，中外求医，买中西药而奔忙。他们日夜陪守在你的身旁，白天都装出笑脸，侍奉汤药，可是，夜晚他们却泪湿枕床。我为你哭得两眼快要瞎盲，每天含着悲痛，拖着蹒跚的步子，走到我怕去的医院，坐守你的床旁。你那以往甜而美丽的脸庞，乌黑圆而大的眼睛，如今已瘦削得变了形状。我内心如刀绞，但还装着微笑，慰问你的病情。

亲爱的姐姐！当我看到你临终前呼息喘息挣扎的痛苦，已不能言语，两眼紧闭，却眼角含着泪水。最后还挣扎呼唤一声你最心爱、最小、也最不放心儿子“仔仔”的名字，然后才撒手西归。

姐姐啊！这时我的痛苦真象撕心一般，哭着叫你，跪倒在你床前，感到天昏地旋，几乎昏晕过去。但是再也唤不醒，叫不回你。不一会，当我眼打开时，你却被那无情的殡仪馆的工人抬走了。姐姐啊！我知此生此世，再也看不到你的倩影，你再也不会唤我一声“三妹”，我俩再也不能互诉衷曲了。姐姐，难道人生真如一场

梦吗!

亲爱的姐姐，时间过得快如流水，转眼你已经离开我们一周年。我每天时时刻刻难以相信这是事实，你的音容仍在我左右，往事一幕一幕涌现在我心头。

怎能忘? 当我们年轻时家庭富有，仆人成群，一家大小享受天伦之乐，但好景不常。父亲病逝，不久七七事变，烽火摧毁了我们的家园。从此母女分散，天涯海角，聚少离多; 后来，又是中国内战，我们又踏上另一艰苦的旅途，辗转数载，你与母亲又与我相聚，可是二姐却不幸留在大陆。三十年来，母亲与你与我，在海外过着艰难痛苦的日子却相依为命。

三十年后，二姐以探亲的名义千辛万苦，由大陆来到香港，可是，母亲已经逝去多年。我们三个姐妹象三只同林苦命鸟一样，总算又重逢在一起。我们的相见，真是恍如隔世，真不知如何的悲喜。我们互相流着眼泪互诉各人不同的境遇及命运。从此我们三姐妹蛮以为将要

从黑暗趋向黎明。但谁知可怜的姐姐“你”却又意外得了绝症。二姐获知你得了绝症如疯似狂，我们晤面不到三次却又要生离死别。她在香港呼天求神，



卜签问卦，只求再见你最后一面。你那时虽然病得已奄奄一息，可是，你无论如何也要姐夫与我护送你到香港与二姐诀别。你身上的癌细胞，几乎已散布你的全身，肚大，腿肿，脚粗，而你咬紧牙关，屈就支撑到了香港。

怎能忘? 当你在香港曾含着眼泪以怀疑的口吻逼问我同二姐：“你俩是我的亲人，告诉我是不是得了绝症? 别人开刀都好了而我开刀却腿肿脚粗，情形愈来愈坏?” 为了怕增加你身心的痛苦，我

含着眼泪躲到一边去不敢说话; 只有二姐安慰你，叫你好好休息，将来会慢慢恢复健康。事实上，你得病的主因，是你的精神长期受着痛苦的折磨，再加上家务的操劳，工作上的压力，最后终于被病魔击倒。

姐姐啊! 你为了家务(一家六口都是男士，又没请佣人)，常常清洗到凌晨，次日你又拖着疲惫的步子，走到银行去办公。有时不免迟到，有人同情，也有人白眼。所以，你常感到内心的歉疚，甚至不想工作下去。但为了生活，还不到退休的年龄，你只好拼命地工作下去。当然你也感到委屈与痛苦。因为比你后进资浅的人，都升了级。而你还是做着同样的工作。其实，你是一位外柔内刚、善良谦和的人，宁可默默忍受却不肯把心中的苦闷，向别人诉说。也许这正是癌细胞向你侵袭的原因。

你向我们说，你为了儿子们，你舍不得死。你还年轻，你还有时日享受世上任何美好的事物。我们劳苦了几十年，事实

上我们已经熬过黑暗，接近黎明。我也知道你的求生欲多么坚强，每当你的儿子们喂药给你时，你吞不下，忍着痛，含着泪，勉强吞下。可是，我们仍然战不胜死亡！

姐姐啊！亲爱的姐姐！你在世人心目中也许是那么渺小。但你在父母心目中是一位孝顺的好女儿；在姐妹心目中你是我们的好姐姐；在儿子的心

目中，你是一位勤俭伟大慈祥的好母亲；在亲友同仁心中，你是一位诚恳谦和敦厚的女性。（当你在香港已病得奄奄一息时，你还操心要为银行的女同仁们买份礼物。）

姐姐啊！你一生含辛茹苦，终于走完了你坎坷的一生。

姐姐啊！如今你在那里？你是在天国陪伴着父母亲及弟弟抑是一个孤

零零的灵魂，四处飘忽？我不敢想。每天我多么希望梦到你，但梦到你的音容后而醒转时，却换来了我一天的悲伤与不宁。姐姐啊！我相信你的灵魂已是升上天堂，我更希望你真能快乐的安息。希望有一天我走上黄泉路的时候，能再次与你相见，姐姐，亲爱的姐姐！

朵拉“女性极短篇”〈野花草坪〉

经由台湾稻田出版社出版

由台湾稻田出版社出版的《野花草坪》是朵拉的“女性极短篇”，书评家刘海涛在序里说：“朵拉的短篇小说基本上是从日常家庭生活和爱情生活范围内取材，探讨现代女性的命运和价值观、爱情观，题材集中而且意蕴深厚，她的极短篇创作更是呈现了小说艺术的千姿百态和万种风情。”“在极短篇的创作中精心设置一个生活道具作为构思的核心和艺术描写的重心，是许多优秀极短篇作家的成功经验，我认为，朵拉的艺术个性在这一点所显出的不同之处是她对许多普通、平凡的生活道具有着别人少有的女性体验。”“朵拉的极短篇除了在创作题材上比短篇更为多样丰富外，她在极短篇的艺术手法和文体形态上同样也有多种多样成功的追求和实验。”

这是台湾稻田出版社为朵拉出版的第三本著作，也是朵拉的第八本个人专集，稻田出版社这样介绍这本书的内容：朵拉的心思敏锐细腻，这数十篇极短篇，清楚地勾勒出现代女性的思想与命运，以及爱情生活的悸动和凄美无奈的心境……

此书设计精美，内容扎实，只售马币RM18.00（包括邮费），有意者请以支票或邮政汇票寄至以下地址：

LIM GUAT SEE
96, TAMAN DESA BINTANG,
32000 SITIAWAN, PERAK.

柏杨与香华的来信

编者附注:

这是柏杨先生与香华夫人写给《薰风》编者们的来函，今特刊出，让关心柏杨先生的朋友，多知道一些他们近年来的情况。

亲爱的朋友:

每逢年节，倍思亲友。

今年（1995年），是我们家灾难最多的一年，柏杨自一九七七年出狱，健康一直稳定，可是自去年心脏开刀，身体急剧衰弱。今年阴历年除夕（元月三十日）左眼微血管出血，最初还希望自行吸收，后来旧血未尽，新血又裂，半年内出血六次，视线全失，无可奈何，由荣总眼科部主任刘荣宏先生开刀，香华和苏登基夫人文慈在手术室外守候四小时，幸渡难关，唯视力大为衰退。

九月，香华在台北大安森林公园参加“秋诗翩翩”朗诵，柏杨在台下作听众，双腿剧痛如烧，急送荣总请神经内科主任刘秀枝女士检查，判定脊椎第四、第五节间软骨突出，复健无效，于是由神经外科主任黄俊一先生开刀。香华、文慈、城城，

和蔡素贞小姐，在手术房外守候。手术成功，曾一度担心下肢瘫痪，今报平安，不过迄至圣诞，仍在学步。

年初，设于美国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颁赠柏杨“1994年度促进中国民主杰出人士”奖，时柏杨眼睛尚未开刀，四月二十六日，与香华同往领取，并在大会致词。

从本年年初，日本作家黄文雄先生来访，就《丑陋的中国人》，提出八十一个问题，柏杨一一作答，定名《酱缸震荡》（再论《丑陋的中国人》）。于八月间，由台北星光出版社出版。

本年，柏杨最高兴的一件事，是接受国立阳明大学之邀，于六月十日，该校改制后第一届毕业生典礼上演讲，对一个一辈子从没在任何学校（包括小学）毕业的人来说，觉得有无限殊荣。

柏杨因身体需要休养，十一月二十五日，辞去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首任会长一职。正如罗兰夫人说的：“自由，天下多少人假藉你的名字为恶”。柏杨从这个职务中，产生最大的忧虑是：“人权，将有多少人利用你迫害人权”。

香华受柏杨长期拖累，但仍为诗全力以赴。

就在陪柏杨赴美国前，四月十五日，旧金山 Taoran Press 一连出版了香华的两本英文诗集，一本 Affection is Everywhere（千般是情），一本 Waiting for Snow（待雪），印制十分精美。赴美后，香华特地到旧金山蒙特市拜访 Taoran Press 主持人夫妇。

香华自从在警广主持“诗的小语”节目，受到听众很多鼓励，但该节目只读别人的诗，于是决定向另外一个“有声书世界”踏出一步：读自己的诗。去年（1994）几乎费了一年时间，与青年音乐家翁至鸿先生合作，录制《茶·不说话》。由台北远流公司分别制出CD及录音带有声书问世，七月七日于台北诚品举行发表会，无论如何，这是一项创举，我们十分高兴。

十月，是香华的东欧月，她和东欧

有缘，今年仍去了南斯拉夫，并且再应罗马尼亚文化部之邀，使她和两国的关系更为密切，她的中文散文集《南斯拉夫的观音》与塞尔维亚文译本，明年春将分别在台北及贝尔格勒同步发行。

最后，报告一个消息，柏杨和周碧瑟博士合作的《柏杨回忆录》（柏杨口述·碧瑟执笔），已进入三校，明年春天就可以出版。寄上一则剪报，代替说明，不再向您罗嗦。

我们的猫熊熊，日渐成熟（它已届九岁）——不常咬人了，而且，很通人情。

祈求上帝，保佑我们大家身体健康。

柏杨·香华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又及：

今天一次接收两期《蕉风》。回忆三十年前，曾接收过，那时我任中国青年协会总干事。从未停顿。这是一分海外华文中最有水准，最有代表性，如果没有自己的刊物，华文提升不起来。你们的勇气与耐力，使人钦佩。

在南京路上

文 / 秦林 图 / 杜应强

他继续沿着南京路走，他无心望向橱窗，只一直凝视路人的表情，有木无表情，不苟言笑的；有一边说话，一边指指点点；有匆匆而过的过客，也有留恋人间繁华的凡人。人来人往，用“川流不息”或“人山人海”这些成语尚不足以形容，最恰当的说法应是一大群数也数不清的银河系的蚂蚁在这里擦肩而来擦肩而去，谁也不去理会谁，每个人的眼中尽闪烁着迷惑，只不过卅年不到，原是一大群蓝蚂蚁的世界竟变成各种颜色的蚂蚁都在这里出现，甚至有以裸露为炫耀的雌性蚂蚁也在这儿招摇过市。这是世纪末现象还是……

他低头沉吟。陈染说过：“稠密的人群是一种软性杀手”。对于人群恐惧的他，为什么会站在这里呢？

他初步分析的结果：

1. 他知道文人之间宜散不宜聚，老作家孙犁也是这么说的，文人绝不会认为自己的文章比别人差，打死他他也不会改口的，这与在敌人的威淫下马上动摇实不可相提并论。

2. 脱离人群或能换来自由，但那自由是在虚无缥缈间，因为伴随自由而来的常是孤独，叔本华的“冻得哆嗦的豪猪”的比喻使他颤抖。其实，他是来自另一群豪猪的世界，他开始就不懂得他们的表

达方式，也不习惯他们的生活方式。

他想，他不喜欢豪猪的一个不成立的理由，即：他原本就是一只蚂蚁！

他记得很清楚，当他第一次在广州时，他的心情激动到连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这是他祖祖先先世代代生活过，爱情过，站起来，躺下来的土地啊，他对它们既熟悉又陌生。他没有老兵的那种感情，他有的是赤子的一颗燃烧的心。他听过虎门三之里的故事，他感觉这里的建筑物和他童年时住过的那栋旧楼没有多大差异。当他看见一个匾题着“李白巷”时，他惊喜得赶快用相机把它拍存

在脑海里。

象李白一样才文八斗的文化人大抵腐集在京城。把风沙衔在喉里，他飞过神秘的故宫，飞过凄凉的圆明园，飞过后来令他常并发心绞痛病的天安门广场——他在这里如鱼得水，乐不思蜀哩。在这里，他不怕面对人性的荒凉，人生的荒谬。在梦里，他给梦一把梯子，让那些梦更加情意绵绵。

他一边让深情飞翔在巨鹿路，在愚圆路，在乌鲁本齐北路，一边想着和平饭店的那一幕。爱护他的长辈忧心忡忡地劝他，现代社会隐藏面目的坏人不少，今夜他竟然让一个认识不久的陌生人同房，莫非引狼入室？啊！新社会的种种，听来令人心惊胆跳。这难道还是鲁迅先生的年代，豺狼当道？这

难道还是巴金老人受苦受难的年代，红焰吐舌？夜不闭户，难道竟是讹传？

话说回来，他怎会在南京路上徘徊，而不在令人心旷神怡的乌节路？他有点搞糊涂了。

他进一步得出分析的结果：

是鲁迅先生敢怒敢言的精神，是巴金老人要说真话的诚挚感动了他。他们只是一个文化人，却在民族遇到最困难的关键时刻，象摩西一样，指引

一条无路之路。他要在这条路上望着那些河流，那些杨柳，那些百年孤独怎样迎来初春的暖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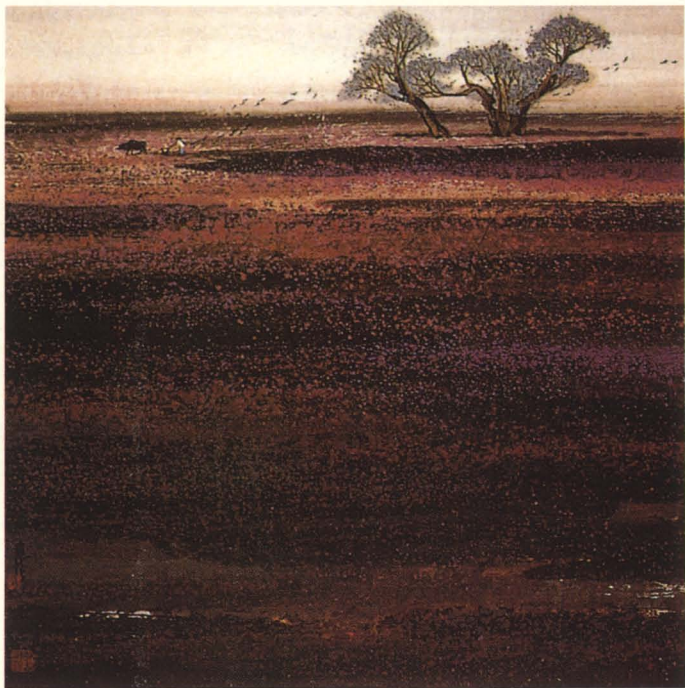
吃过路界，快速超越前头车辆的都是肩挑重要任务的人，迎面而来的车辆若不幸和他们相撞，那就合该倒霉，单控你一条妨碍公事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出租汽车司机同志冷然地说。老百姓的故事太壮丽了，一切待从头说起，但他们都宁愿揣在怀里。改革开放的下一趟

列车若因为人为的因素而误点的话，大多数人无法上车，就不单谭嗣同一人怒目相睨了。

于是，他的分析有了结论：

冒险家的乐园不复存在，中国人和狗不得进入的招牌彻底砸了，每一个人都能分享到公平合理的好处，每个人的眼瞳则不再闪烁迷惑。

南京路，你这样牵扯着人，难道不是一段前缘？



◆

(而我唯一的胶卷
是其其艾艾的文字)

构思: 一系列摄影式
组成短片的
镜头

画面: 无声

材料: 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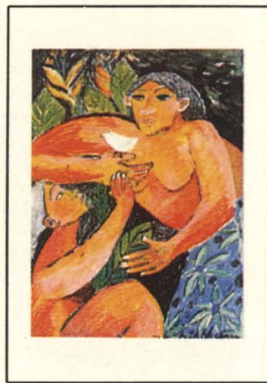
不错是影子。

必须拍摄: 灯柱的
树木的
男人的 女人的
小孩的 老人的
日光下 月光下
闪电中
灯光里
隐约的 显明的
玫瑰的 玻璃的
蜡烛的
飞鸟的 猫狗的
笼子的
铁门的

水井的 贝壳的
雕像的 椅子的
铁马的
水珠的
燃烧之火的
蒸气的
高贵
平庸卑微的
影子影子与影子

不同角度不同方向一些
简单一些错综杂乱流动
画面穿插短小对白关于
寻找的彩色影子
“然而彩色影子，也许只在童年存在”
诸如此类
的话语
于是童年在寻找中继续
或者
失落

彩色 影子



文 / 回流 图 / 戴淑贤